

名臣列傳

鄭可臣 安裕 洪子藩 許共 俞子遇 趙仁規 璉清 朴恒

鄭瑤 類 誦 趙簡 李混 尹華傑 朴孝修 安戩 崔守璿

沈錫 秋通 李仁挺 蔡福 韓康 元傳 權胆 溥淳 閔漬 許有全

崔誠之 金怡 崔有濟 金台鉉 先載 閔宗儒 霽 朴全之 尹宣佐

金倫 李兆年 韓宗愈 李毅 安軸 宗源 輔 王煦 金永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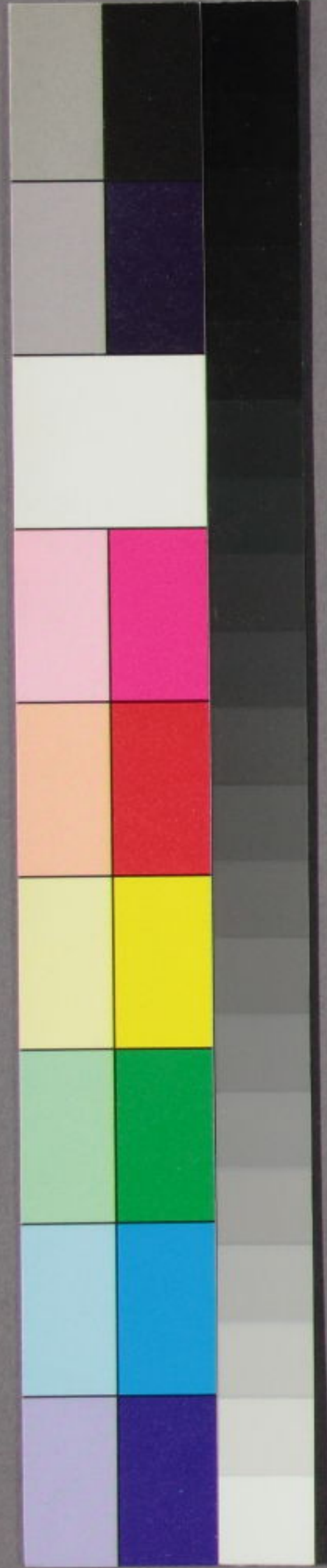
金永煦 崔灑 張沆 李晟 趙廉 李伯謙 申君平

李齊賢

彙纂麗史 十四

共二十三

U6
4062
14



4962
22-14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二十九

名臣八



鄭可臣 安裕 洪子藩 許珙

鄭可臣字獻之羅州人父松壽鄉貢進士可臣生而
穎悟善屬文鄉僧天琪攜入京寄食禪堂天琪為可
臣求贅富家無應者大府少卿安弘祐許之約既定
後悔曰吾雖貧士族豈可納鄉貢子未幾弘祐卒家
益落乃許天琪執可臣手徒步而往一老嫗迎門燃
薪照之天琪才可臣哀其賤貧揮涕而歸高宗朝登
第忠烈三年除寶文閣待制時李汾禧兄弟附洪茶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二十九

丘醞釀金方慶罪可臣恥與同朝乞歸養母王慰諭以遺物論多之尋召還以祕書尹爲必聞赤拜承旨監察司言諸道按廉職在察吏治問民疾苦今皆籍上供斂民絀楮名表紙等物賂遺權貴已自不正烏能正人請皆理罪王謂可臣曰楮生於地紙則何弊可臣曰臣嘗管記全州知造紙甚苦今官高用紙多臣嘗愧之王只許除名表紙元命我征日本王用尹秀言將令儒士從軍可臣言先王用人各隨其才比之於身如左右手故上國之法儒戶不與軍事今使儒生被堅執銳遠從征役恐非盛世事王然之歷政

堂文學十六年世子如元可臣及閔漬等從帝一日引世子于便殿隱几而卧問爾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在此宿衛之暇時從曾問孝經論孟帝大悅曰試喚可臣來世子引與俱入遽起而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見儒者仍賜坐問本國風俗歷代理亂之迹聽之不倦後命公卿議征交趾詔與高麗世子師二人同議可臣等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若遣使招來如其執迷不服聲罪征之可一舉萬全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時人榮之自是眷遇日隆賜

以貂裘嘗使翰林學士撒刺蠻問可臣本國歸附年月可臣對曰太祖皇帝肇興朔方有遼孽金山王子者自稱大遼奪掠中都子女玉帛東走江東城拒守朝廷遣哈真扎刺追討時方雪深道險饋饗不繼我國遣趙冲金就礪濟兵犒師殲其醜虜因奉表請爲東藩太祖遣使優詔答之仍諭汝國人不能寒暑來聘固難其貢獻方物朕當使人取之此事在戊寅至今凡七十有六年帝領之他日世子謁紫檀殿可臣從帝使之年仍命脫笠曰秀才不須編髮宜著巾御案前有物圓而上銳色潔白可受酒數斗摩訶鉢國

所獻駱駝鳥卵也帝命世子觀之命可臣賦詩可臣獻詩云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醪及海東人帝嘉之帝嘗觀遼東水程圖欲置水驛曰汝國唯產米布陸輸道遠所輸不償所費今欲授汝行省左丞使主海運可贍國用對曰高麗山川林藪居十七耕織之勞僅支口體之奉况其不習海道或恐難便於事帝然可尋拜贊成二十二年加中贊二十四年上章乞退不許命五日一朝既而暴卒諡文靖性正直端嚴處事精審在政房諳練典故題品銓注皆當物議一時詞命多出其手嘗撰金鏡錄扁所居

言身卷之三十一
三
曰雪齋日與賢士大夫商確古今可臣素貧約居處
被服蕭然如書生及爲冢宰人想望太平及卒國人
驚悼或謂王之請禫也可臣撰表人言表中語有非
至意者帝將詰其由可臣憂懼飲藥死

安裕興州人父孚本州吏業醫官至密直副使裕少
好學元宗初登第直翰林院三別抄之亂裕陷賊賊
素聞名將用之誘且脅裕以計脫王義之嘉賞奉使
西道以廉稱召還內侍院奏院中宿弊祛之遷監察
御史忠烈元年出爲尚州判官時有女巫三人奉妖
神惑衆歷行郡縣奔走設祭雖守令亦然至尚裕杖

而械之巫託神言怵以禍福尚人皆懼裕不爲動數
日巫乞哀其妖遂絕後以副知密直司事出鎮合浦
撫軍恤民州郡以寧忠宣立拜參知機務集賢殿大
學士雞林府尹及忠烈復位從忠宣入元一日帝令
丞相傳旨曰汝王何不近公主乎裕對曰閨闈之間
非外臣所知以此爲問豈足於聽聞丞相以奏帝曰
此人知大體庸可以遠人視之邪轉拜贊成事裕憂
學校日衰議兩府曰宰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材養
賢庫殫竭無以資教養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
七品以下出布有差存本取息爲贍學錢兩府以聞

王出內庫錢穀以助之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
錢裕謂諸相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
於父弟恭於兄是誰教邪若曰我武人何必出錢以
養爾生徒則是無孔子也而可乎世聞之慚甚卽出
錢裕又以餘貲送中國畫先聖及七十子像又購祭
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且薦李懽李瑱爲經史教
授都監使三十二年致仕卒年六十四裕莊重安詳
人皆畏敬在相府善斷同列順承惟謹常以興學養
賢爲已任雖謝事家居未嘗忘子懷文章清勁可觀
有鑑識金怡白元恒未達時裕見之曰皆貴人也李

齊賢李真生同庚齊名裕召令賦詩曰齊賢必貴壽
異則不年矣果皆驗晚年嘗掛晦庵真以致景慕遂
號晦軒禁內學館內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及七
管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謚文成及
葬七管十二徒素服祭於路忠肅六年議從祀文廟
有謂裕雖建議崇學豈可以此從祀其門生辛歲力
請乃許之

洪子藩字雲之左僕射瓘之後子藩性敏而嗜學柳
璣器子藩勸應舉不中蔭補堂後官出爲南京畱守
判官元宗時拜右副承宣奏曰比來不親政有司章

奏悉委官暨出納中外缺望請親庶政以慰輿望時
臺省侍從皆緘默自保子藩獨特謹論時議多之王
以天變命放囚子藩奏輕囚可釋也如奴逆主子不
孝者亦免乃天意何此非修德實招災也莫若省大
府供御之費禁市肆侵割之害王默然舊制承宣奉
御寶至試院同知貢舉庭迎知貢舉面北立堂上金
坵爲知貢舉子藩奉御寶將往奏曰承宣奉御寶至
貢院知貢舉或下階或否今從何禮王曰有寶宜下
階子藩至貢院詰坵曰予承命奉御寶來知貢舉不
庭迎予不敢入坵曰承宣詣宰相宰相坐而待之今

乃起避尚過禮况庭迎乎子藩曰有旨日將晚坵不
得已下階未盡一級子藩乃入或謂坵起避可也遽
爾下階失大臣體忠烈不豫放二罪以下配島者子
藩曰去歲亦有赦不已數乎恐罪犯者益衆京中見
囚請以口傳宥之征日本時以判密直司事爲全羅
道都指揮使督造戰艦時李尊庇輸諸道兵糧于合
浦子藩募水軍兵糧戰艦一舉俱集民得耕種元使
哈伯那漢服其能子藩馳奏本道饑請發兵糧庫賑
貸從之未幾知僉議府事陞贊成事哈丹之變王遷
江華或以爲一水不足恃中外洶洶子藩修城飭備

人賴以安二十年拜僉議中贊明年加僉議令致仕
明年復爲右中贊條上便民十八事王嘉納之忠烈
復位賜壁上三韓功臣號封慶興郡開國侯尋復拜
左中贊賜象牙杖忠宣在元吳祁石天補得幸用事
離間王父子國人患之元遣斷事官帖木兒不花與
宰相崔有滄韓希愈柳庇執天補及其父胄弟天卿
天琪赴京以子藩掌國事詔王事無大小皆聽於是
子藩數祁罪告帖木兒不花疑祁害已防之甚嚴祁
疑懼不離王側子藩與諸宰相率三軍圍王宮護軍
吳玄良直入王所執祁出王使內人請留祁諸宰相

持疑子藩厲聲曰上既許之何疑之有趣護軍崔淑
千押送于元初子藩議圍王宮參理鄭瑄不可曰退
一姦臣一武夫力耳何至用兵子藩不聽後聞上國
以爲言乃悔之忠烈欲沮忠宣還國如元至西京帝
不許乃還帝不知祁已赴京遣兵部尚書脫脫帖木
兒來捕祁帖木兒見王屏左右曰帝有命王雖離國
必令還敢問王之入朝諸宰相以爲可乎王曰然子
藩在側不敢言帖木兒又言王之入朝欲言何事王
不能對帖木兒曰可與宰相議子藩就王議王對曰
吳祁及石胄父子多行不法聲聞于天寡人實不知

然孰謂寡人不知以此欲親朝聞奏耳帖木兒之來也宰相出迎西普通帖木兒問曰洪宰相來否來則可避然後我當進子藩再三固辭於是相揖禮甚恭帖木兒欲與同坐子藩固辭以爲陪臣安敢與帝使並坐帖木兒強之辭不獲就一行折席坐其見重如此子藩復相彌縫調護欲使王父子慈孝如初兵石之黨數短於王三十一年罷相是年王如元忠宣恐王惟紹宋璘之徒從至京師恣其兇謀諷丞相塔剌罕使子藩有滄庇金滾金延壽等從王入朝丞相奏帝召之子藩至元見丞相具陳惟紹等罪惡且欲奉

二王還國未就明年卒年七十丞相奏帝傳車歸其柩忠宣遣人祭之後教云子藩功在社稷帶礪難忘可贈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謚忠正子藩爲人魁梧俊偉才幹絕人自少人皆以公輔期之金俊與子藩之父不協子藩詣俊力辨俊曰異哉世復有寧馨兒乎其相府夙夜匪懈事有不合義者輒固執已見雖位居其右者莫敢矯堂吏每白事畏縮不敢舞智子藩旣署則退喜曰洪公已領餘可易與耳爲亞相每論事與首相許珙相抗珙或黽勉從之嘗閱兩府制所撰疏詞子藩指摘瑕類久不已珙謂文貼錄事曰

猫能捕鼠足矣蓋譏文翰非其任也子藩作色而止人謂不相能及珙止子藩嘆曰公謹正直知無不言世豈復有如許公者乎子藩先喪母事父孝雖迫公務不廢定省性好潔日沐浴每更衣必盥手夜必整衣冠拜星三爲首相議論持正有大臣風然王信讒任用不專子敬官至贊成事

許珙字韞匱初名儀孔巖縣人父遂樞密副使珙爲人通敏爽偉高宗末登第承宣柳璩薦珙及崔寧元公植並屬內侍時號政房三傑元宗初授閤門祇候累遷戶部侍郎與修神熙康實錄十年拜右副承宣

吏部侍郎知御史臺事是時林衍執國命擅威福欲以子惟茂娶珙女珙不從衍逼之王召珙曰衍姦凶不可取怨卿浚計之珙曰臣寧受禍不忍嫁女於賊臣之家王義之衍浚銜及衍殺金俊文武多遇害珙適葬妻在陽川還至通津聞亂恐爲所害欲投河而死既而曰死生天也因入京會衍多殺朝臣無可與議銓選者問左右曰許珙還否珙聞之造衍第衍大喜迎入坐謝曰衍適有事不能會葬夫人遂委銓選珙注授得宜衍喜白王賜賚甚厚衍廢王誣王以病遜位表請蒙帝覺其誣趣王入朝王遂行問從臣曰

至東京行省若問林衍廢立將何以對珙及李汾禧
康允紹等順衍意曰宜以表意對有庾超者嘗繼娶
李藏用孫女從藏用在元訴于帝曰高麗許珙康允
紹孔愉同謀叛上朝帝命不花達珙等與超對辨超
服其誣忠烈元年改官制拜監察提憲珙嘗娶政堂
文學尹克敏女及卒更娶妻弟之女養於家者憲司
劾之歷判密直知僉議府事元世祖征日本分遣指
揮使督造戰艦珙往慶尚洪子藩往全羅子藩事未
半珙已竣役還子藩服其能遷參文學事與韓康元
傅撰古今錄拜中贊十六年王在元珙與子藩畱守

王京哈丹入東鄙訛報賊勢甚急中外洶洶子藩等
議避于江華珙與崔有滄獨不可曰今王在京師豈
可信訛言擅移國都子藩等會耆老宰相議皆曰當
遷珙不能止顧堂吏曰衆論如此吾與爾守京以待
王命諸宰相皆曰人謂許中贊鎮定國家今其誤國
乎珙召諸子曰吾當畱此若輩有不從我者非吾子
孫也必處之以法未幾印侯自元來曰帝聞復都江
華將執首謀者以來國人聞之始服明年元遣兵討
哈丹珙亦出兵應之積日不下馬因得氣疾累月不
得卧至八月疾篤卒年五十九謚文敬王命誄之珙

性恭儉不事產業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薦處之怡然羣居慎口燕處不倚坐如見大賓少時常率一僕掩骼埋胔日以爲事或自負屍瘞之嘗月夜彈琴鄰有處女踰牆來奔珙不敢近喻以禮義女慙悔而反子評冠評封陽川君冠之子伯亦封陽川君論曰鄭可臣當汾禧濁亂之際恥與同朝浩然而歸及其還朝汲汲以祛民瘼爲心當時士大夫達於去就之義如可臣者寡矣晚年入相厥施未究焉安裕於學絕教廢之餘惓惓以興學校育人才爲已任建議置贍學錢增大其規制像設邊豆始克如禮謂之

有功於斯文奚不可也許珙盡忠王室義不與林衍通婚與王懷祖何乃以女嫁兵風義相類及從王赴元德材之活已也欲諱廢立之事其視白文節閣筆泣諫何如也珙之志荒矣洪子藩欲去君側之小人其志雖正領兵詣關脅王而出之惜乎子藩之不學殆類寇平仲楚臣兵諫之詭道豈可行於李世乎若其正色立朝人莫敢干以私可謂有宰相之風焉

俞千遇

趙仁規

璉 璋 朴 恒

俞千遇字之一初名亮長沙縣人高宗朝登第籍內侍尚書金敬器之薦于崔怡怡曰貌雖不揚誠可人

也置之政房索遷吏部侍郎崔沆欲令按察使徵誅
流人田穀千遇曰今流民未集此令若行民必受病
沆然之寢其事蒙兵來徙三陟山城郡人重遷遺千
遇銀瓶三十得不徙沆知之責千遇曰爾讀書知義
理何貪汙也配諸島未幾宥還後以事又配島其母
賂金承俊承俊言于仁俊曰政房崔允愷模稜少分
辨其餘新進無可與論事者可召千遇仁俊聞于王
召還千遇賂寵官復入政房爲兵部侍郎元宗初拜
樞密院右副承宣尋加知奏事掌銓選引同年田文
胤崔牧爲言官諸功臣疑千遇擢所親置臺省欲以

相援及諸功臣倚仁俊官其族千遇每以義抑之由
是構隙有白就文者千遇門生也娶內僚金衍女村
仁俊舅也衍屬仁俊以就文爲海陽府錄事千遇不
可大將軍吳壽山亦爲其甥朱然求錄事千遇亦不
可乃用秘書郎崔冲若壽山道遇冲若鞭之墮躍馬
蹋之冲若竟以恐怖死壽山言於朝曰俞承宣擅政
當共戮之約諸武臣會禮賓省候之人以告千遇笑
曰命也承俊呼壽山曰予奪之權不在主上乎而若
等敢辱承宣是不有主上與令公也而可乎於是皆
散千遇弟將軍元勳與郎將鄭守卿謀去仁俊事覺

仁俊囚元勳召問千遇曰公弟欲殺我知之乎曰弟之所爲兄豈不知曰何不告我曰元勳嘗以語我問所與謀者曰某也曰若與此輩作大事乎杖而逐之我知其必不能就且老母在恐傷其心人謂我陷弟自免故不敢告仁俊曰公若言不知祇益人疑今以實告何責爲且吾固知公之愛母也昔吾弟享客公獨不啖柿問將以遺母今言恐傷母心信然於是殺元勳千遇獲免千遇久秉機要多受四方饋遺至是斥其畜作佛事爲仁俊祈福歷知門下省事林衍議廢立歷問宰樞皆莫敢對千遇曰此大事也請公及

復思之況今世子在上國待其還亦未晚也衍竟不從及衍子惟茂議拒命千遇曰王與世子引上國兵以來閉城而拒豈臣子之義乎雖欲固守得乎惟茂大不悅會惟茂誅不及禍轉拜平章事忠烈卽位革官制降授參文學事千遇體短小聰警少與柳璈齊名然其德器不及璈遠甚性多機辨言與行違貌雖勤恪內實不然人謂其孝友信義亦釣名耳其局量淺狹務勝於人有求不得輒愠見睚眦必報衣服第宅極侈麗嘗爲史官不修史藁曰當時國家事皆晉陽公所爲吾受恩厚何敢傳其惡於後世卒年六十

八謚文度無子外孫朴顥登第官至贊成事清簡自
守信浮屠

趙仁規字去塵平壤府祥原人生而穎悟稍長就學
略通文義國家選子弟通敏者習蒙語仁規與是選
開戶三年晝夜不懈遂知名得補諸校累遷將軍王
請于元爲王京斷事官初國人雖學蒙語莫能捷於
應對我使如京必令摠管康守衡引入奏仁規嘗獻
金磁碗世祖問曰繪金欲其牢乎對曰施彩耳曰金
可復用乎對曰磁器易破金亦隨毀寧可復用世祖
善其對命磁器毋畫金勿進獻且高麗人解國語如

此何必使守衡通譯遂命仁規自今直入奏事有王
人憾東國訐帝改土風事將叵測仁規單騎入覲敷
奏明辨事遂寢西北二鄙復歸于我亦仁規專對之
功也忠烈王欲拜中贊仁規曰洪子藩以德望爲冢
宰臣遽處其上如公議何固辭未幾拜中贊二十四
年加司徒仁規女爲忠宣妃遭巫蠱事仁規被鞫于
元流安西尋放還忠宣在元封仁規平壤君開府遣
承旨金之兼來啓曰趙仁規爲國元老許朝會玉帶
贊拜不名國有大事密直就諮有不遵仁規及崔有
滄約束者以違法論王從之三十四年卒謚貞肅仁

規起於寒微以舌人進王母有奏請輒遣仁規凡奉使者三十勞勩頗著由是驟柄鈞軸為人柔謹得幸於王常出入卧内權傾一時子璿皆列將相子璉忠肅朝拜贊成事忠肅如元見雷曹頓蔡河中左右潘王構忠肅萬端璉與弟延壽及金元祥等從與織成璉受元命為王府斷事官權省事者五年元使絡繹往來率肆氣逞暴璉善辭以對怒輒解及卒國人皆泣然貳於潘王臣節不完子德裕官至判書德裕之子璘謀誅辛屯為所殺璉之弟璋忠肅時歷摠郡典書忠肅與潘王構釁或間璋授元尹置之檄地王知

無他拜密直俄陞贊成事忠肅倦勤委政宰相璋務存大體不問細事人謂有父風忠穆三年封府院君卒

朴恒字革之春州吏高宗朝登第蒙兵陷春州恒時在京不知父母死所城下積屍如山貌肖者皆收瘞後聞母被虜在燕再往求之竟不得選補翰林院侍忠州政最徵拜右正言按慶尚全羅二道有聲績忠烈朝拜承宣掌銓注先是政房銓注時出宿其家干謁填門恒銓注訖乃出後人遂以為常以同知密直從王入朝平章哈伯使外郎問宰樞曰忻都云天子

令高麗諸島民出陸高麗復使島居差句當使有諸
恒曰至元七年我國以帝命復都舊京其時諸島民
未有出陸之命三別抄叛據珍島耽羅招討使金方
慶復令近賊諸島出陸避掠陸處者不可無管領所
以差句當使也曰島民乘舟往來如生事何恒曰島
嶼之人以魚鼈爲衣食往來漁釣非官吏所當禁也
且忻都以元帥久駐鹽州西海諸島如喬桐龍媒與
帥府相望忻都何坐視而不使出陸邪哈伯不敢詰
拜參文學事尋陞贊成事王欲依舊制覆試新及第
僧人祖英得幸於王爲其姪吳子宜欲令登第者不

限久近皆赴試王問柳璈璈對新舊及第及衣冠子
弟披藍者宜悉赴璈亦爲其孫仁明孫壻權永地將
軍李之氏言殿試之法自毅廟以來廢幾數百年今
國家多事正宜未遑臣恐本國人讒構上國者多誣
指殿試爲天場責以僭越待制郭預亦嘗沮之王命
展試期後祖英強王行之恒請依舊制王不許祖英
將子宜試彙達王因請拆糊封定科目取十五人以
子宜爲首王召恒屬其與祖英第高下祖英言於恒
曰日者上見子宜詩賦業已定乙科何必更考恒白
王與郭預崔守璜李子芬等考定榜出趙簡居首乃

黜子宜東征之役世祖令戰艦軍糧自本國幹辦而遣忻都洪茶丘等監督君臣拱手聽命力不能堪恒言於王具以狀奏帝授王左丞相行中書省事金方慶爲征東都元帥以下俱受宣命信符由是忻都等不得自專國家賴之供億軍餉措置機務皆自恒出七年卒年五十五諡文懿性寬厚善接人孜孜奉公長於吏治然臨事自用不恤人言所擢多其舊恩常考殿試中選者九人五人恒門生也物議少之論曰俞千遇附麗崔氏猶郝超之於桓溫宋齊丘之於徐溫其罪不容誅矣至於林衍議廢立李藏用許

珙爲其怵脅屈首而從之千遇乃力辨其不可藏用珙反不及焉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謂是歟趙仁規發跡商賈盛流所不與也然祖宗土地見割上國以謀臣猛將不能復之仁規乃以口舌得之其功烏可少哉東征時元明將士侵擾地方不敢誰何朴恒建議奏授王丞相然後號令自王出國家賴之倘微恒策東國其殆矣

鄭瑄 趙簡 李混 尹莘傑 朴孝修 安戩

崔守璜

鄭瑄字晦之大將軍顛之孫也少孤力學登第補史

翰忠烈時爲必閣赤與李混尹珪齊名掌銓注執法
不阿後知密直印侯之執希愈也悉召諸大臣大臣
皆揣侯意莫往獨璿不知而往輒還坐罷尋起判三
司事僉議參理是時王惟紹宋邦英謀廢忠宣璿常
憤其所爲未得發會邦英奉使如元兩府出餞邦英
道遇璿託以將命揖於馬上璿佯不見徐下馬交禮
訖責喝道不辟批其頰邦英乃慙璿還而遘疾醫診
之曰病由怒發久之方愈三十一年進贊成事尋卒
璿內剛外和喜怒不形平居坦蕩遇事則精悍不可
撓子憤怡憤之子曰頹誦誦字仲孚年十八中第以

藝文修撰奉表如元會忠肅東還誦謁于道王愛之
畱以自從驟加左司忠惠朝拜臺官封駁甚多執政
惡之褫職家居人譖誦兄弟將走上國夾輔大弟於
是貶頹于寧海誦于蔚州誦在謫中吟嘯自若慨然
有遊官上國意嘗曰大丈夫安能鬱鬱一隅邪後遊
燕都丞相別哥不花見而賞異將薦于帝會病卒年
三十七有雪谷集行世詩詞簡高子公權
趙簡金堤縣人忠烈五年擢第一人及第明年王以
詩賦親試文臣簡又居第一賜黃牌累遷補闕丁父
憂廬墓三年王嘉之特授起居注忠宣襲位拜右諫

議大夫內僚李之氏拜兩府官簡不署告身王召簡
曰有一大官憾卿慎之及忠烈復位密諭再王不得
已乃署王命簡主選法固辭陞右副承旨同知貢舉
取士引新榜上謁壽寧宮王以簡殿試門生臨軒錫
燕歷僉議評理以贊成事卒簡既老疽發於項醫曰
骨已半朽刮去乃理簡曰死等耳第試之乃以利刃
刺之骨果朽絕而瞑者二日上洛君金恂簡榜第二
人往問而泣簡忽張目曰豈心於喜而色於悲邪恂
曰是何言也簡曰我死榜中無先公者恂收涕笑曰
老子不死

李混字太初全義人年十七登第忠烈朝拜銓曹判
書集賢殿大學士尋罷王謂左右曰人臣之節漸不
如舊晉李混尹瑤主銓選寡人欲以混弟子和為行
首混辭曰臣待罪銓曹臣弟為行首則人謂臣何又
以瑤子安庇為權務瑤亦曰臣子年少臣又掌銓不
敢受皆固辭今之主銓者先以美官授親戚不令寡
人知之况復辭乎此所以廉恥日喪世道日降也然
混久典銓選頗有不廉之誚忠宣更定官制與權準
賚批判還自元及忠宣還國事皆令藝文館申奏故
拜混大詞伯後以僉議政丞致仕

尹莘傑字伊之杞溪人通五經忠烈朝登第被薦爲
大學博士忠宣初授江陵府翊善使傳忠肅後忠宣
惡莘傑有寵於忠肅貶之忠肅立拜寶文閣提學陞
藝文大提學忠宣命莘傑李齊賢掌試莘傑干請於
州郡欲設學士宴王以命出忠宣疑其貳於已罷莘
傑以朴孝修代之莘傑爲人嚴重久掌銓選不以私
輕重之時稱長者卒謚莊明孝修素有清名及代莘
傑取士王爲其貧賜銀瓶五十米百斛令辦學士宴
孝修清節益著後封延昌君卒
安戩竹州人少登第歷侍御史忠烈初爲金羅道按

察使時鷹坊吳淑富等怙勢恣行戩與長興副使辛
佐宣疾之不禮焉淑富等歸譖于王將獲罪賴承宣
朴恒力救免後戩託內僚李之氏入政房尋拜左承
旨王欲以參官授一內宦戩不可王謂戩曰此人服
勤左右歲月已久卿爲予授之戩不得已擬以郎將
乃辭曰臣以不才猥玷近侍題品銓注非臣所堪乞
擇賢者代之言甚剴切王怒起入內戩隨之白曰臣
罪當罷然內豎之除乞須後日王已踰闔厲聲曰可
左右皆懼戩退徐曰殿下已許臣矣削其除目聞者
歎服戩臨事不撓類如此時稱鐵饒尋加密直司事

後哈丹賊來侵軍務方殷歷慶尚忠清西北三道都
指揮使二十四年卒

崔守璜溟州人性正直廉儉家貧不能自食不以介
意高宗朝登第歷起居舍人忠烈時以左承旨同知
貢舉取士守璜好佛學士宴略設具皆用素王旨別
監林貞杞遺以白粒一舟守璜曰吾於王賜尚不受
况民膏乎終不納時議多之累遷至僉議贊成事致
仕二十七年卒少爲兵馬錄事一日賚文案詣諸相
家一宰相不冠而坐守璜抱案退而跪不肯前相公
悟乃冠由是知名

論曰鄭瑑質直不阿疾惡如讎殆天性然也誦之爲
人高邁慨然有志於斯世使其得時行志顧未知所
究者何如爾高麗諸臣不行三年之喪久矣趙簡獨
能行之鄭文忠以前僅見此人亦足貴矣李混尹莘
傑俱掌銓選爲一時名臣莘傑未嘗徇私輕重混不
免有簞簋之譎則其優劣見矣安戰當事有毅然之
色其託內侍入政房士論憾之崔守璜不受王賜又
却倖臣之賂斯可稱焉

沈謁 秋適 李仁挺 蔡禍

沈謁史失世系忠烈初爲公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言

錦城大王降我云爾不作錦城神堂必禍爾父母我
懼而從之女因與縣人孔允丘通作神語曰我將往
上國必伴孔允丘行羅州官給傳馬一日郵吏急報
都兵馬使曰錦城大王來矣使驚怪有羅人仕于朝
者具神異諷王迎之所過州縣守皆公服郊迓至公
州謁不禮巫怒傳神語曰我必禍謁退寓日新驛夜
謁使人覘之女與允丘宿遂捕鞠之俱伏後拜監察
侍史與雜端陳侗侍史文應殿中侍史李承休等言
今國步多艱天旱民飢非遊畋宴樂之時殿下何不
恤民事耽于遊畋邪且以未調之駿足馳不測之危

途患生所忽雖悔可追倘不得已令將士逐獸平原
登高臨觀不亦可乎忽赤鷹坊爭設內宴剪金作花
感絲爲鳳窮奢極侈不可形言與其縱一時之娛枉
費無用孰若遵上國之法簡而易供聲樂則斥委巷
之俚音進教坊之法曲此一國之望也上將軍尹秀
侍宴殿上登牀戲舞不敬甚矣禪師祖英淫穢無行
出入卧內大駭觀聽請加黜責以警其餘且今中外
多故人民困窮學士宴亦宜停罷王虛襟採納有意
自新秀及祖英相與譖之王大怒命將軍林庇池允
輔等鞠謁于崇文館問首發議者關木索置碎瓦股

間令人踏其上血迸流地謁終不言因繫于巡馬所
行路指木索血痕曰臺官血翼日流倘應于海島罷
承休他日王賦杜鵑花詩令詞臣和進白文節等因
言曰臣等優游清禁仰和天章榮幸極矣沈謁進言
忤旨其罪誠重然亦儒者也乞賜寬貸以彰右文之
美王曰諫諍省郎之任謁法吏也諫諍非其任言且
不遜欲問倡議者耳今爲卿宥卽命釋之尋又釋倘
應等謁蹇諤無他益官中外皆有聲績及除侍史慨
然以復振朝綱自任不幸一中讒說辱於狴犴祖宗
以來未嘗有也自是言路遂塞

秋適忠烈朝人性豁達無檢束登第調安東書記選
直史館累遷左司諫閩人黃石良黃綠用事陞其鄉
合德部曲爲縣適不肯署案石良與內豎石天補金
光衍乘間譖之王怒卽令械送巡馬所押者謂適曰
可由徑行適不可曰凡有罪者皆歸有司未有枷鎖
于王所者吾當行通衢使國人見之諫官而枷榮亦
足矣何必效兒女子掩面委巷乎官至民部尚書藝
文館提學致仕適老尚善飯常言享客但軟炊白粒
割鮮作羹可矣何必費百金致八珍邪同時有李仁
挺蔡禍者仁挺爲正言與諸郎舍言近內豎微賤者

皆以隨從之勞許通仕途雜廁朝班有乖祖宗之制
請收成命王怒欲觀所為陽許之既而復收其狀郎
舍不即從王因詔文主事柳興命仁挺勿視事竟取
其狀批曰勿改成命後有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曰
正言李仁挺等百餘人謀殺達魯花赤達魯花赤恟
鏢仁挺尋知其誣釋之仁挺性倔強凡拜官者必究
其功過未嘗輒署告身人多怨者禍為監察史監左
倉頒祥有內豎傳命輸米若干斛給官人禍曰今日
所頒府衛將校之祿若輟與內人恐虧聖德固沮之
王怒流海島

論缺

韓康 元傳 權胆溥 淮

韓康初名璟清州人性酷好浮屠法高宗朝登第累
遷監察御史出守金州前此田賦常不滿額守多坐
罷康始至理屯田之廢者得穀二千餘石吏戢民安
以最徵為禮部侍郎歷翰林學士忠烈朝轉判三司
事兩府議國事皆顧望莫有主者始置宰樞所司存
以康為之後以贊成事致仕王召康曰寡人在位已
久今年換甲尤切慎兢卿宜條陳可行事康請修宗
廟備樂器以嚴時祀禁諸司抑買市物掩賂埋齒放

生禁屠止遊畋之樂節肥甘之奉於祁寒盛暑置漿粥以賑飢渴王嘉之卒謚文惠子謝奇謝奇子永渥謝奇以禿魯花挈家入元永事仁宗皇帝官至河南府總管渥忠宣時拜右代言忠肅立授密直司事元詔王入朝渥從之時潘王高覬覬王位讒構百端渥以奇謀脫王于禍功在一等封上黨府院君

元傳原州人九世祖克猷佐太祖有功傳登第直史館元宗朝拜平章事忠烈初改贊成事與柳璩金壇同修高宗實錄閱前樞密任睦史藁乃空紙也朱悅欲劾之傳與璩匿不以聞傳嘗直史館時亦不納藁

尋拜中贊門生數人來謁問曰外議以予爲何如方于宣者對曰人謂公爲政如其姓傳笑曰子亦如子之姓邪終無建明而卒子璿卿璿贊成事卿別有傳璿之子曰忠事忠宣於燕邸有寵賜姓王氏更名鑄後拜評理忠肅留元侍從大臣皆攜貳忠獨終始一節子顯席父勢狂縱累遷三司左使依德寧公主鎮合浦恭愍時拜贊成事顯聞元討張士誠募將于我欲避之求爲楊廣巡問使王不許進封府院君遣之還拜判三司初顯欲代洪彥博秉權譖彥博有異志又譖韓可貴具榮儉等不追捕奇輟黨於是下顯可

貴榮儉獄對置王素惡顯使李蒙古大卽獄中推殺之并其黨卽將李連孫尸于朱橋外

權胆字晦之嘗有遯世之志父翰林學士韙強留之請於朝爲門下錄事胆不得已就職柳璣謂曰子有文詞不宜爲吏令赴舉果中第遷閣門祇候出宰四郡皆以廉勤稱留守東京舊有一庫賦民綾羅貯之名曰甲坊充貢獻贏餘甚多皆爲留守所私胆撤甲坊以一年所收支三年貢司戶有盜民租者碎其腦于庭觀者股栗嘗按三道行文書但用鈐板令行禁止其按慶尚也晉州副使白玄錫未之任先用州吏

所賫銀幣到官重斂御衣對綾羅絲價私用之南州副使張悛家在丹山與州近遣州人耕耨其田胆並劾之悛壯元及弟玄錫曾爲省郎同受汙名士林恥之晉州守崔昱所貢綾羅麤王命考問邑吏以胆爲按廉減折絲價對與昱並罷宰相言胆爲民草弊而罷孰有憂民者尋拜判衛尉寺事掌試取士多知名士胆耿介不苟合自除三品十年不遷陞密直提學乞退甚篤後加贊成事致仕忠宣三年卒年八十四性清儉謙遜酷信浮屠自號夢菴居士江南僧紹瓊泛海而至胆欲出家師事之恐爲子溥所沮未果會

溥不在適入禪興社剃髮溥馳至大哭曰將復鬚
髮我邪余素志也孫準有寵於王特諡文清

溥字齊萬年十八登第又中殿試累轉僉議舍人忠
宣受禪置詞林院與朴全之等爲學士寵幸無比忠
烈復位掌銓選陞密直學士忠宣復位拜贊成事忠
肅朝拜僉議政丞求嘉府院君溥性忠孝惠族姻睦
僚友遇子姪臺輿皆有禮嗜讀書老不輟嘗以朱子
四書集註建白刊行又與子準哀集歷代孝子六十
四人使婿李齊賢著贊名曰孝行錄行于世子準皋
煦謙壻齊賢宗室璫珣皆封君一子出家亦封廣福

君世號一家九封君年八十五卒諡文正爲人無圭
角久典銓衡鬻爵營產時人以爲視其父坦之清懸
遠也準登第謁忠宣于燕邸擢爲代言自是恩寵愈
隆賞賜無算奏帝拜武衛將軍合浦萬戶後授密直
副使命國贖都監買中贊安裕第賜之準倚勢納賂
富侈甲於國中忠肅嘗移御準第周觀屋宇之美歎
曰非寡躬所敢當也王與潘王高相持羣不逞多附
溥王準守義不變事定拜贊成事曹頤之變準閉門
不出頤敗封吉昌府院君納準外孫女是爲和妃忠
穆薨準與耆舊大臣上書于元請立恭愍卒年七十

論曰韓康元傳累侍從位宰輔始爲名臣終鮮大過考其行事可見也權胆臨民則以治辨聞立朝則以恬退稱及其晚節志耽禪靜名教內自有樂地何至毀形逃遁得罪人倫耶溥之福履榮名冠於一代豈非忠孝樂善之驗歟準則繼以太侈墜厥家範至於藩王之事秉義不撓斯又足稱者焉

閔漬 許有全 崔誠之

閔漬驪興人平章事令謨五世孫也元宗朝擢魁科忠宣以世子如元漬與鄭可臣從之一日帝命公卿議征交趾詔與漬同議對稱旨授翰林直學士後元

復征日本令本國造戰艦王入朝欲奏止之漬以左副承旨從行漬偶閱杜氏通典及唐太宗征高麗魏徵諫曰高麗如石田得之無益乃示僉院洪君祥語之曰倭之於大元豈啻若唐之於高麗乎況往歲之役東國民力竭矣再興無益之師乃吾民何惟公圖之君祥諾而去漬以君祥之言議諸從臣欲罷造艦印侯張舜龍曰此朝廷大事豈以一僉院言止之乎漬曰以此獲罪我自當之非諸君所知也因白王寢其役聞者寤之陞密直學士尋罷王嘗遣內僚高汝舟令漬製詩漬饋汝舟白酒青瓜汝舟歸白曰漬雖

宰相其貧無比王乃賜米一百碩久之授集賢殿大
學士加判密直司事忠宣初以僉議政丞致仕忠肅
八年起爲守政丞封驪興君是時忠宣被罪于元流
吐蕃漬與駕洛君許有全興寧君金賂如元表請召
還忠宣漬自述其表略曰蕞爾小邦依于大國太祖
龍興之初先諸國歸附世積忠勤釐降公主我前王
公主出也年十六承詔入侍世祖皇帝冊爲世子降
詔有曰嗣惟汝嫡親實我甥自是留侍輦轂歷事五
朝沈酣德澤貪戀龍光但期作善以盡忠不覺執迷
而獲罪臣等曾無匡救俾及顛隳故增淚悲共切哀

籲伏望矜我王無他之意察諸臣戀主之情賜寵鶴
得還之翼令復舊巢指海鰲更戴之齡恒祝聖筭又
獻書都堂曰方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自有宇
宙以來鮮或與今日比者然未聞一夫不獲其所一
物不得其宜者實由諸相公贊襄燮理之功也我前
王以世祖之外甥歷事五朝凡三十餘載但以廣勝
緣祝聖壽爲事一朝獲戾于天遠謫西土者于今四
年豈不痛哉小邦人民誰無犬馬戀主之情然天遙
地隔上達無由但日夜呼泣而已况漬等曾被任用
荷德費恩名位既極年齡亦暮豈不百倍于常情乎

驚痛憂懼固知所圖今諸相國閣下將使四海之內
無一物不得其所而未及一攄至情忽先朝露以沒
則可謂孤負盛代恨及黃泉是以相攜匍匐而來伏
望諸相公善爲敷奏道宣聖澤回我王萬里之行則
漬等既老矣區區報德之心何死而敢忘也漬與有
全等留元半歲爲藩王黨所沮竟未達而還十三年
卒年七十九忠烈嘗命漬增修鄭可臣所撰千秋金
鏡錄是時國家多故未遑及焉後與權溥同校撰成
名曰世代編年節要上自虎景大王迄于元王分爲
七卷并世系圖以進又撰本國編年綱目上起國祖

元德大王下訖高宗書凡四十二卷其昭穆之論與
編年節要不同漬稍有文藻而心術不正且不知性
理之學其論有背於正道至以朱子昭穆之議爲非
所見之頗類此

許有全金海人元宗末登第忠烈時爲監察御史王
信壁幸之讒囚巡馬所將杖于市無敢救者巡馬指
諭有得幸于王者乘間奏曰監察爲王耳目彈糾百
官今以小人之讒而杖之人謂上爲何如主再三譬
解乃得免遷銓曹侍郎知密直司事忠肅初封駕洛
君拜政丞忠宣流吐蕃有全與閔漬等如元請召還

有全時年八十一妻亦老有疾有全歎曰人皆有一死豈以妻病身老忘吾君而自逸乎求訣而去既行九日而妻死聞者歎之

崔誠之字純夫平章事甫淳四世孫也誠之登第補史翰從忠宣如元執政畏惡忠宣誘之使去誠之笑曰窮達在天休於利非士也忠宣定內亂擁立武宗誠之居左右有功忠宣卽位授執義及葬慶陵舊例中丞押封玄宮是日李彥冲辭王命誠之署封乃曰前程不在我乎驟遷大司憲進贊成事封光陽君忠肅七年元流忠宣于吐蕃撒思結之地去京師萬五

千里誠之時在元憚於從行逃直寶文閣朴仁幹大護軍張元杜等十八人從王於流所自是國人分黨相訐朝廷議立省比內地誠之與金廷美李齊賢等獻書都省陳利害其議遂寢潘王之黨疏國家得失將言于朝誠之不肯署主謀者同坐府中令錄事請署誠之厲聲曰吾嘗備位宰相僉錄欲相脅邪衆沮喪十一年乞退居七年而卒詩文醞籍尤邃陰陽推步法忠宣在元見太史院精曆數賜誠之內帑金百斤求師受業盡得其術東還遂傳其學

東史纂要云忠宣遜西蕃

誠之與其子文度奔問非隴本傳云忠宣流吐蕃時誠之逃匿不見人謂誠之大臣也主辱忘恩君臣之

義埽地云與纂要所記不同姑兩存之以備後考

論曰忠宣王得罪元家俘繫異域為其臣子者宜反首爰舍而從之號泣於天子之庭請復吾君不許則繼之以死可也方是時也忠肅與瀋王爭位相持不遑恤他一時諸臣亦憤憤自保少憂痛之意其君臣父子之義可謂乖矣今觀閔漬乞哀之文詞氣媮嬾不足以感動人聽矧其黨惡醜正請立瀋王其罪可勝誅乎崔誠之始既竄匿後雖奔問奚補於事哉許有全以八十之年不遠萬里赴君父之急非天性篤於忠義者其能然乎當時完節一人而已

金怡 崔有滄 金台鉉 光載

金怡字悅心福州春陽縣人怡母夢天爛赤日輪入懷中因有娠怡生而貌魁梧早有大志安裕嘗見之曰後當貴年十餘為都評議司掾吏事雖鄙不憚識者異之忠烈十四年調長興府倅十六年哈丹入寇國家令州縣據險自保禁民出耕令出咸懼怡謂按廉姜就曰天兵制此小醜如几上肉耳何得到邊郡耕種有時時不可失就曰如違令被譴何怡退而嘆曰從令不耕則餓死者眾不從而耕則受罪者我也令民出耕賊果至燕岐而滅他郡皆未穫此府大熟

遠近賴之十八年忠宣受禪尋遞位如元怡從之三十年柳清臣朴景亮等欲專國柄誑忠宣言本國都僉議使世祖皇帝已陞爲二品賜印以寵之今宜受帝命除拜與朝廷爲一體則朝廷大臣不敢視藩國是萬全之策也忠宣淡然之將表聞大寧君崔有滄密語怡曰若從二人言東國之業已矣政令自中國出幾何不爲其所并也怡乘間爲言忠宣乃止後王與忠宣俱在元王聽羣小譖欲廢忠宣以薊國改尚瑞興侯瑛爲嗣兩王之臣角立相傾怡慮有變密取忠宣受封詔冊藏於衣帶以他紙納空宣匣中緘封

如故居數日宣匣果爲人所竊忠宣大驚怡告曰臣取而藏之矣王乃安羣小得空匣疑其遂亡也將誣王怡出所佩冊命以驗之事遂寢累遷版圖正郎三十四年王薨忠宣復位還國初忠宣在元資用闕乏衆議以爲就富豪借錢令本國償之怡曰本國素無蓄積近因父王赴都府藏罄竭抽斂民間公私俱匱今官自稱貸而欲令民償之民何以堪乎從之元年陞右副承旨五年王在元杖流金滾李思溫于臨洮疑怡黨於滾等使贊成權漢功來鞠怡及其子文貴于巡軍貶怡爲機張監務流文貴于合浦籍其家忠

肅受禪拜僉議評理賜功臣號懿妃薨于元喪具未備怡燒骨納函棺身自瘞之每當朔望備羊酒奠之王仍寔于大都西山怡以百計止之不得貨術士以詭辭諭王還葬衍陵七年加贊成事慶山君八年柳清臣吳潛等謀立瀋王高會英宗崩泰定帝登極清臣等未遂其謀因請立行省罷國號帝然之忠宣還自吐蕃聞之對怡歎曰我祖統三為一于今四百餘年我忠憲王首先歸款忠敬王親朝釣魚山又謁世祖皇帝于汴梁父王為駙馬世承帝眷為天下榮觀何不幸及我以二三姦臣之謀遂墜我祖業乎祖宗

何辜不復血食仍泣下謂怡曰昔皇慶初叛臣之裔洪重喜等訐于帝立行省削國號卿歷奏祖宗臣服之功奉帝旨罷行省今日之事亦惟卿圖之怡乃與崔誠之李齊賢等上書都堂為陳利害元前舍人王觀亦上書丞相極力言之立省之議遂已陞僉議政丞明年加中贊卒忠肅十四年也謚匡定怡性豁達有長者風久從忠宣有負綫之勞終始一節崔有滄平章事滋之子性恬退不求名仕宦十年不遷忠烈久聞其名卽位除監察雜端遷侍丞上疏直言時事忤旨流大青島承旨趙仁規白王曰有滄勵

言錄卷之二十九
三十四
節奉上不可輕棄固請再三王怒稍解召還累轉判
三司都僉議贊成事帝徵陪臣賢者有滄膺命如元
時行省欲革本國奴婢之法有滄奏請仍舊俗帝從
之王嘗欲廢忠宣以瑞興侯瑄爲後有滄言於王曰
殿下未嘗祭景靈殿乎太祖及親廟辟容具在若瑞
興侯立追王其祖禰西原始陽二侯入祔則殿下親
廟主不容不遷高宗元宗臣及事之今老矣不忍一
朝忽不祀臣若不諫無以見先王於地下王慘然動
容者久之時忠宣欲遵元法別軍民有滄諫止之忠
烈薨忠宣嗣位賜有滄玉帶改守僉議政丞封大寧

君初尚書李德守女選入元爲寵臣妾與承旨蔡宗
璘爭臧獲帝入寵臣言遣哈刺台囚宗璘奪文券有
滄固爭之言甚激切哈刺台不能奪騰寫而去國人
皆歎曰真宰相也王以有滄年高令五日一至都堂
議軍國大事忠肅朝復起爲政丞大寧府院君如元
賀正時元欲立省我國革世祿奴婢法有滄詣中書
省力請止之及還國人舉手加額曰存我三韓者崔
侍中也時年八十六忠惠元年卒年九十三諡忠憲
歷事四朝爲國元老朝野倚重
金台鉉字不器光州人司空吉之後父須臾略過人

三別抄之亂守靈光死之母高氏夢明星入懷中生
台鉉台鉉十歲而孤學問夙成風儀端雅眉目如畫
嘗受業於先進之門先進有女新寡稍解作詩見而
悅之投以詩挑之台鉉自此絕不往叔父周鼎見其
詞賦異之曰大吾門者必汝也忠烈元年年十五魁
監試明年登第後又中殿試直文翰署累轉密直副
使賀聖節如元時帝幸朔方詔諸路使臣皆住京師
台鉉獨言於中書省曰下國自事大以來歲時朝賀
未嘗有闕止於京師帝命也達於行在吾君命也吾
寧獲罪於帝不敢廢吾君命省許之遂達行在帝嘉

之嘗參優渥陞知僉議司事是時姦臣分黨離間王
父子情不相通台鉉周旋其間一以至公人無間言
及忠宣奉仁宗靖內亂本國臣僚懷二心者悉誅竄
以台鉉為咨議贊成事例罷閒居者十年忠肅八年
起判三司事忠宣竄吐蕃忠肅被留于元國中黨論
起台鉉雖首居二府在下者秉權事多扞格然賴台
鉉鎮定終不至誤國忠肅復政討諸臣之貳於濬王
者乃曰終始無他者此老也然卒罷之十七年忠惠
以世子在元王請傳位元遣使來取國王印令台鉉
權行省事使者還宰相以忠肅命召台鉉至則收省

印囚台鉉於是台鉉挈家東遊金剛山蓋遠嫌也忠
惠遣使責宰相擅收省印駢召台鉉復署省事是年
卒年七十謚文正爲人莊雅言動循禮書不卧暑不
袒待人以和事母孝教子弟有方不妄交人歷事三
朝進退以義裁決精敏人服其明識談歷代典故如
昨日事國有大疑必就咨焉嘗集東人詩文目曰海
東文鑑行于世號快軒子光軾光輟光載光輅皆登
第光載字子輿忠宣朝登第以成均學官從忠惠王
如元以勞授都官正郎曹頓作亂伏誅王被執如元
光載曰吾君危矣吾忍獨免乎往從之王復爵東還

除軍簿摠郎參銓選累遷判典校寺事王素憚光載
嚴直左右羣小尤多忌之無以藉口乃曰金公愛靜
仕進非其志王信之遞其職忠穆立拜右副代言轉
知申事用事大臣惡不附已奏改版圖判書王尋悔
忠定卽位開書筵以光載爲師固辭拜僉議評理仍
掌銓選時德寧公主頗干預政事王不能沮光載奮
然而出公主再召竟不應俄遷三司右使白王曰文
選吏曹主之武選兵曹主之摠于政房自權臣始非
令典也請復舊制王從之恭愍立杜門不出凡十二
年奉養其母朝夕盡禮母歿廬墓終制每祭必涕泣

不止王聞而嘉之使人諭曰思與卿語可使得見乎
光載抱疾扶入見王曰年顏非甚衰也而有斯疾也
仍命有司旌其所居曰靈昌坊孝子里光載制行甚
高不治產業左右琴書湛如也臨歿其妻曰男子
不絕於婦人之手禮也謚文簡子興祖儻有志官
至軍器監與金齊顏金精等謀誅辛晫事泄為所害
論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若金怡崔有淦金台鉉三
臣者可謂君子人也忠烈孝荒惑於羣小將廢正嫡
而立孽姪其勢垂成君臣父子之變已極國將不國
矣三臣者或密取宣匣壞其機牙或從容開導感動

主聽或周旋其間一以至公卒能使王父子以正國
賴而保其忠績偉矣至於金怡精忠許國夷險一節
崔有淦確守舊章朝野倚重金台鉉為人介而不憍
通而不流當國空虛推誠鎮物傳所謂可以託六尺
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殆無愧
焉嗚呼豈非君子人哉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二十九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

名臣九

閔宗儒 霽 朴全之 尹宣佐 洪彬 金倫

李兆年 韓宗愈

閔宗儒平章事今謨玄孫也年甫十一選為王子始陽府學友十九調清道監務郡多大姓號難治宗儒不受請謁繩之以法以最聞俞千遇見而竒之妻以女忠烈時累遷三司右尹進密直副使授贊成事忠肅六年封福興君八年革異姓封君者宗儒例罷明年王雷元未歸權漢功等怨王欲請立瀋王上書中

書省逼百官署名人皆畏勢迎合或有詭避者有人
持紙諷署名宗儒叱曰臣爲君隱直在其中至如欺
因是可忍邪吾雖老不爲若賣遂却之其人慙而退
十一年卒年八十謚忠順天姿莊重明識典故優於
吏幹不妄交遊公退便杜門謝客灑掃庭堂淨如也
子頓進賢館大提學頓之子曰抃封驪興君抃生霽
霽字仲晦性清簡不喜華侈好讀書一覽輒記長於
史學恭愍王十九年登第選爲春秋檢閱辛禡時判
少府寺事禮儀判書辛昌時拜開城尹商議密直司
事恭讓元年除藝文館提學禮曹判書霽自少以知

禮聞故及陞樞府常兼禮曹惡異端淫祀使工圖僕
隸制梃啖犬逐僧巫狀於壁觀之王一日御經筵謂
霽曰聞禮曹定服色省減佛事然乎對曰服色欲禁
異土之物佛事春秋藏經外當悉罷之王曰不貴異
物實是美德若佛事先王所爲予何敢擅罷出爲漢
陽府尹

朴全之竹州人年未弱冠登第歷史翰忠烈五年元
詔選衣冠子弟入侍全之與焉與中原名士遊商確
古今山川風土如指諸掌既還除吏兵部侍郎以年
少官高上章辭出守安東王愛其才召拜殿中尹忠

宣爲世子令侍講多輔導之功及世子受禪置詞林院以全之崔昂吳漢卿李瑱等爲學士掌銓注王常屏在右幸詞林院咨議政理賜酒食或至夜分而罷賜宮燭送至其家累遷密直副使忠烈復位以讒見罷忠宣卽位封延興君忠肅八年守僉議贊成事時瀋王之黨誣王以罪上書都堂逼全之署名全之奮然曰狗奴敢汙我邪乃遣其子瑗聞于王及王還國起全之視事以老固辭乃授政丞致仕卒年七十六謚文匡爲人溫慤遇事剛果方孩時外王父李藏用見曰此兒必克家及長通經史究學術忠宣嘗召入

內廣平江陵二君侍王令各書名以示曰誰享國者全之不敢對王固要之良久避席曰觀兩君筆蹟亞君當璧矣不數月廣平卒江陵爲嗣

尹宣佐字淳叟侍中瓘之七世孫也生而穎異忠烈朝擢魁科直文翰署忠宣初授左正言遷內書舍人按全羅道以剛直聞忠肅卽位拜監察執義與尹莘傑白元恒進講資治通鑑尋以事罷復授執義時瀋王曷得幸英宗誣王以罪欲奪其位患得之徒皆附焉權漢功蔡洪哲等邀閔漬趙珙欲請立曷會百官慈雲寺督署呈省書人爭趨之宣佐獨曰吾不知吾

君之非臣而訴君狗彘不爲唾之而去由是臺諫文翰得不署名事定中書以其書歸之王數其不署者而嘆曰非宣佐在憲司則其他未可知也時王留元五年財用匱乏高黨知之封府庫以沮輸運宣佐檄察官趙瑄督責主者輸運乃行王歸國除民部典書出尹漢陽旣而王及公主如龍山謂左右曰尹尹清儉故使牧民汝曹慎毋撓也忠肅後四年親注守令至雞林尹輟筆思曰朝臣盈庭無如尹尹卽注之其見信於王類此明年拜藝文館大提學致仕忠宣後四年得微疾整衣冠而卒年七十九性廉簡慎交遊

閒居常若對賓惟以經史自娛有質疑者輒引經以對老莊刑名之書靡不研窮故學者多歸之詞翰清麗一時表箋皆出其手

洪彬字文野南陽人其先世居燕彬病衛內庭積其勞歷松江府判官太常禮儀院經歷忠肅被讒留元彬爲王出死力訟其屈及王復位彬從王東還王念其功留之奏授征東省理問官拜都僉議贊成事忠肅薨遺命彬署征東省事時曹頤作亂脅彬及省官襲王宮頤敗死餘黨皆繫巡軍獨宥彬及省官元聽頤黨詐遣使執忠惠及彬等以歸幽王于刑部械彬

八景卷之三十一
等于獄使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雜訊之忠惠不能
自明事殆矣彬曰頤王之奴奴而欲戕其主王法所
不赦彬以先王遺命權行省事事干邦憲者彬實嘗
之王不當坐辭氣慷慨人皆爲彬危之彬曰吾王之
子吾不直之何以見先王於地下乎王復位策勳一
等封唐城君仍奏彬爲行省郎中後王被執如元彬
與德城君奇輟權征東省代言印璫自元疾驅來封
內帑駟騎多斃彬謂璫曰君之至國人皆謂復正三
韓今但封庫邪奮袂而出託疾不肯視事忠穆嗣位
有許政者中原人也誣彬以爲印璫奉王命來彬怫

然曰皇帝使八歲童莅國國安危可知因辭去無人
臣禮引蔡河中爲證事聞中書省遣人來鞠事竟白
彬曰吾不可久於此遂如元爲興國路總管後還國
恭愍卽位拜右政丞封唐城府院君與洪彥博李公
遂提調政房頃之辭王遣內人起之彬杜門不出宰
樞會其家請之復出視事尋辭而卒年六十六諡康
敬

金倫字無已參理賧之子就礪之曾孫忠烈時哈丹
來寇國人入江華避之倫外舅許瑛爲冢宰令挈家
以先倫年十四指畫如成人一門賴之蔭仕爲辨整

都監有巨室與鄉民爭一女奴子倫閱其籍曰此某相家與諸子立券者距今若干年矣齒女奴子若孫以較先後相懸而女奴之名一字微偏必偽也某相諸子當家置籍一本盡取而考之巨室果詘及監察侍丞有二人爭家口乙曰先世嘗訟于臺知臺姓許者按分之甲所得物故無皂隸乙家幸得蕃息遺火亡其籍甲幸灾誣乙爲兼并爾倫默計歲月曰所謂許知臺必吾家文敬公也命吏檢當時印簿所分名數俱存以詰甲甲乃詘其精覈多類此嘗從忠烈入朝忠宣日候于邸從臣退縮倫身兼數任獨居左右

忠烈嘉其志忠宣亦遇以禮忠肅雷元五年潘王嵩得幸于帝羣不逞誘脅國人上言願得潘王爲主倫與弟元尹禍獨不署名或私於倫曰違衆自異若後悔何倫罵曰臣無二心職耳何悔之有尋以都巡問使鎮合浦卒乘精明號令嚴肅元使致敬焉頓構亂伏誅訊其黨于巡軍府將嚴究倫曰此輩誑誤於頓耳何足責邪今若痛施拷掠必謂我在法取服以欺朝廷乃弛其刑囚感悅自首獄成驛聞丞相伯顏右頓黨奏徵忠惠忠惠道召倫倫聞馳赴至則伯顏奏下倫獄令五府官雜問頓黨多利口倫折以片言辭

理簡直五府官改容目之稱白鬚宰相忠惠東還功
在第一圖形壁上封彥陽君後帝遣使執王以歸倫
時家居聞變痛不及奔問乃與諸宰議所以陳乞朝
廷者咸曰陪臣犯天威恐有大譴前政丞姜莊醴泉
君權漢功及李凌幹等皆曰不可倫厲聲曰臣之於
君子之於父當盡恩義耳諸相默然倫又言今之呈
省雖不蒙俞然救其主而得罪吾知其必無也一坐
然之令李齊賢草其書國老多不署名竟未就王流
揭陽道薨倫終身忿憤形於言色忠穆初陞左政丞
未幾乞退忠惠久未諡王召倫問之對曰先王不返

徒以親近愼壬斂怨累德今禍首猶在必先正其罪
以明先王無他然後可請遂與李齊賢等上疏曰竊
見康允忠起自賤隸得幸先王姦諂荒淫既經杖斷
宜畏法以退藏復貪榮而冒進百端逞欲一代肆凶
先王所以詔獄就徵岳陽返葬允忠一賊實是根株
閔渙九人只爲枝葉積釁專歸於上狡謀獨免其身
至使先王存被譴訶歿稽贈諡伏乞轉呈上國加此
賊兩觀之誅雪先王萬世之恥王感悟轉呈于元授
倫改正請諡二表遣之倫謝曰臣桑榆之年七十有
二恐顛墜道路辱明命然喘息尚存臣敢不行將如

元忽得風疾十日不飲水漿令左右扶起具衣冠端坐而逝謚貞烈喜觀書多識典故有問響應無疑仁宗姻信故舊疾惡嘉善無擇戚疎愛君憂國不渝夷險號竹軒子敬直累官至密直忠定初以毀辱王杖流海島恭愍召拜贊成事封彥陽伯紅賊退倭寇楊廣京城戒嚴敬直詣王宮見宰樞博奕戲謔還家太息曰國將亡乎吾曾中如焦火矣時雖太平宰相不相戲謔今不恤兵革饑饉耽樂若是欲不亡得乎如吾父在聞之即欲死矣

李兆年字元老京山府人父長庚恭儉有威鄉人嚴

憚之兆年短小精悍神采秀發力學能文少懷一作志節堅確敢言疾惡如仇赴人急如水趨下忠烈二十年登第累轉為禮賓內給事出知陝州入為秘書郎三十二年從王如元王惟紹宋邦英離間王父子諸從臣皆懷疑退縮兆年恃無他獨進退惟謹例遠竄歸鄉者十三年未嘗出一言自訟其非忠肅留元五年潘王內懷覬覦左右多反覆兆年與十六士署一紙欲赴闕以請兆年獨往四千里獻其書忠惠以世子入元丞相燕帖木兒見而悅之因忠肅辭位奏錫王命太保伯顏惡燕帖木兒待忠惠不禮忠肅

復位忠惠宿衛于元帖木兒已死伯顏遇忠惠益薄
忠惠與燕帖木兒子弟及回鶻少年輩飲爲謔丐回
骨女惑之不上宿衛伯顏益惡之目曰撥皮從臣皆
不敢言兆年進戒曰殿下事天子宜日慎一日何乃
棄禮縱情以速累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於阿
保之手所共遊者多無賴子孰從而聞正言見正事
乎儒者雖朴拙皆能習經史識廉恥殿下目之爲沙
箇里此何等語邪殿下能遠佞倖親儒雅改行自飭
則可不然天威咫尺其嚴乎王不能堪其言踰墻而
走曹頤之亂忠惠被徵至燕兆年從之伯顏蓄宿憾

使王與頤黨辨兆年慷慨發憤謂李齊賢曰吾欲面
訴丞相其意可回列戟守門莫叫其闔幸其出饒城
南吾當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明吾君子其把
筆書吾書夜起沐浴雞鳴將行伯顏適以是日敗書
不果上然聞者莫不悚然曰膽大於身李公是已忠
惠襲位還國以嚴見憚每入見王聞履聲曰兆年來
矣屏左右整容以俟王一日步自北宮彈雀于松岡
兆年徑進跪曰殿下寧忘明夷之時乎今惡少假威
略婦女攘財貨民不樂其生恐禍在朝夕此而不恤
顧玩細娛乎初王幸商人林信女有寵授信大護軍

信歐奇輪王右信毀輪家兆年並諫之王盛怒既而
溫言謝遣兆年謝病明日匹馬還終身不出不交人
間事官至政堂文學所歷多聲績忠惠四年卒年七
十五謚文烈配享忠惠王廟庭

韓宗愈字師古漢陽人自幼瞻視異常魁顏偉幹望
之儼然知爲公輔器其未達也放蕩不羈與一時名
士相往還羣飲無虛日醉起垂袖爲舞歌楊花詞號
楊花徒忠烈朝年十八擢第八史翰忠肅朝累遷藝
文應教時王留元潘王嵩與王相持國人頗惑宗愈
慨然爲王訟理乃與兆年等爲書如元獻之王擢爲

代言王又爲姦臣所誤謂宗愈曰吾欲表請于元禪
位潘王密以表授宗愈趣令印之宗愈曰國家傳之
祖宗豈宜廢嫡以與芻孫乎固諫不得既退託以墜
馬不起與兆年謀諸大臣執姦臣斥之事竟不行曹
頔之亂與金倫理其黨獄從忠惠如元俱繫獄事巨
測會伯顏死得解王還國拜評理封漢陽君賜鐵券
圖形壁上改贊成事王有岳陽之行時忠於王者宗
愈及兆年耳忠穆幼冲嗣位宗愈奉帝詔輔政拜右
政丞王嘗欲觀李杜詩宗愈曰抽黃對白無補於政
王命進之託以無典守者竟不進忠定立權倖用事

宗愈以府院君退老其鄉恭愍元年與金永澤等入侍書筵王每加優禮復欲相之三年病卒年六十八諡文節性厚重喜談笑樽俎間和氣油然而可愛處事接物皆有餘裕爲文章務去俗氣尤致意於詩別業在漢江楮子島中嘗作詩云十里平湖細雨過一聲長笛隔蘆花却將殷鼎調羹手還把漁竿下晚沙號復齋

論曰君臣無獄君臣獄父子將獄若高麗烈宣肅惠之際君臣父子之獄極矣方忠宣鄙在西蕃濬王謀奪嫡姦臣權漢功等密附濬讐將訴忠肅而廢之可

謂天下之大變也一國諸臣爲其怵脅或潛懷觀望獨閔宗儒朴全之尹宣佐金倫洪彬李兆年韓宗愈七臣者屹然不動於其間盡忠竭節力排邪議卒能復王位安其宗祏其忠盛矣苟非守死善道疇足與於斯哉及忠惠嗣位濬黨因曹頤構亂又訴忠惠而幽之亦天下之大變也時則三臣老矣倫彬兆年宗愈左右忠惠死生以之雪誣伸枉俾得嗣統厥績尤茂焉

李穀 安軸 宗源 輔 王煦 金永晫

金永煦

李穀字仲父韓山人自齡齋舉止異常稍長讀書忘倦早孤事母孝忠肅七年登第拜藝文檢閱後入元擢元朝制科授翰林國史院檢閱與中朝文士交遊講劇所造益深爲文章操筆立成典雅高古不敢以外國人視也言於御史臺請罷求童女代作疏曰古之聖王其治天下也一視而同仁雖人力所至文軌必同而其風土所宜人情所尚則不必變之以爲四方荒徼風俗各異苟使同之中國則情不順而勢不行也高麗本在海外別作一國苟非中國有聖人邈然不與相通以唐太宗之威德再舉伐之無功而還

國朝肇興首先臣服著勳王室世祖皇帝釐降公主賜詔獎諭曰衣冠典禮無墜祖風故其俗至于今而不變方今天下有君臣有民社惟三韓而已爲高麗計者當欽承明詔率乃祖攸行修明政教朝聘以時與國咸休可也而乃使婦寺之流根據中國寔繁有徒怙恩恃寵反撓本國至有冒干內旨爭馳傳遽歲取童女絡繹輦來夫取人之女以媚于上爲己之利此雖高麗自取旣稱有旨豈不爲國朝之累乎夫人之生子鞠之育之將以望其反哺也無尊卑之別華夷之間其爲天性一也抑彼風俗寧使男異居女則

不出若秦之贅壻然凡養于父母者有女之尸焉故
其生也恩斯勤斯日夜望其長能有以奉養而一朝
奪之懷抱之中送之四千里外足一出門終身不返
其爲情何如也今高麗婦女在后妃之列配王侯之
貴而公卿大臣多出於高麗外甥者此其本國王族
及閥閱豪富之家特蒙詔旨或情願自來且有媒聘
之禮焉固非常事而好利者援以爲例凡今使其國
者皆欲妻妾非但取童女而已側聞高麗之人生女
者卽秘之惟慮不密雖比隣不得見每有使臣至自
中國便失色相顧曰胡爲乎來哉非取童女者邪非

取妻妾者邪已而軍吏四出家搜戶捫若或匿之則
係累其隣里縛束其親族鞭撻困苦見而後已一遇
使臣國中騷然雖雞犬不得寧焉及其聚而選之妍
醜不同或啖其使臣而飽其欲雖美而舍之舍之而
他求每取一女閱數百家惟使臣之爲聽莫或敢違
何者稱有旨也如此者歲再焉或一焉間歲焉其數
多者至四五十旣在其選則父母宗族相聚哭泣日
夜聲不絕及送于國外牽衣頓仆攔道呼號悲痛憤
懣有投井而死者有自縊者有憂愁絕倒者有血泣
密明者如此之類不可殫記其取妻妾者雖不若此

逆其情取其怨則無不同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
盡民主固與成厥功恭惟國朝德化所及萬物咸遂
高麗之人獨有何罪而受此苦乎昔東海有怨婦三
年大旱今高麗有幾怨婦乎比年其國水旱相仍民
之飢孳者甚衆豈非怨嘆能傷和氣乎今以堂堂天
朝豈不足於後庭而必取之外國乎雖承恩朝夕猶
懷父母鄉黨人之至情也而乃置之宮掖愆期虛老
時或出而歸之寺人終無享者十之五六其怨氣傷
和又如何也伏望渙發德音明示條禁絕其後望消
怨致和萬物育焉不勝幸甚帝納之忠惠後二年奉

表如元仍留六年時本國官爵濫奴隸亦得美官殿

中崔江求爲正尹穀聞之

寄詩云不好正尹生前安
得勝中書死後加

就趙溟死後皆拜中書故云忠穆襲位還國穀寓書

宰相敬相字惟吾五百年三韓國之不國久矣風俗

敗毀刑政紊亂民不聊生如在塗炭幸今國王受命

之國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甘澍然國王以春秋之

富謙恭冲默一國之政聽於諸公則其社稷安危人

民利病士君子之進退皆出於諸公即今本國之俗

以有財爲有能有勢爲有加至以朝衣儒冠爲倡優

雜劇之戲直言正論爲閭里狂妄之談宜乎國之不

國也穀之所以離親戚去鄉國久客於輦轂之下者
正爲此耳此聞諸公所以輔政更化者與前日不甚
相遠名雖尚老而少者實主其柄名雖尚廉而貪者
實執其權既斥惡少而大者不悛其惡既改舊臣而
新者反附其舊似非國王委任之意朝廷聞之得無
不可乎累轉政堂文學封韓山君都僉議贊成事尋
還國忠定立以穀嘗請立恭愍不自安遊關東三年
卒年五十四謚文孝性端嚴剛直人皆敬之所著稼
亭集二十卷行于世

安軸字當之福州興寧人生而穎悟力學工文中第
選補史翰忠肅甲子中元朝制科授遼陽路蓋州判
官時忠肅被留于元軸謂同志曰主憂臣辱主辱臣
死乃上書訟王無他累遷左司議轉監察大夫皆帶
館職表箋詞命多出其手以檢校評理求出牧尚州
時母在興寧往來起居以致養焉忠穆立首論相召
還尋陞政堂文學贊成事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
事與李齊賢等增修閔漬所撰編年綱目時執事者
不喜儒罷封君軸處心公正持家嚴而有法見善則
稱之不已見惡則避之不近嘗曰吾平生無可稱四
爲士師凡民之屈爲奴者必理而良之父碩早歿軸

教二弟輔輯俱登第為名卿二弟事之亦如父忠穆
戊子卒年六十七諡文貞嘗存撫江陵道有文集曰
關東瓦注號謹齋子宗源年十七登第忠穆時選補
史翰秩滿當遷同僚沈東老年高位下宗源讓之軸
聞而喜曰讓德之先也我讓於人人誰捨我我家有
人殆益昌乎後為典法摠郎辛昫擅權士大夫爭附
之有執政者曰公一見領相諫官可得也宗源曰宗
源性懶趨勢非所能也其人慙反譖于昫出知江陵
府有惠政民生祠以祀之間居七八年屏跡不出
及昫誅起為左司議大夫辛禡即位與右司議柳玘

舍人朴尚真獻納林孝先正言盧嵩閔由諛上書都
堂曰宦者為患前史可見我忠宣王吐蕃之辱忠惠
王岳陽之禍皆由伯顏禿古思龍普之所為也至於
前日萬生大逆極矣今主上幼冲當親老成以養德
性不可復令宦者朝夕狎昵壅蔽聰明以至誤國至
於魂殿既有都監敬供朝夕不可復令宦者紛然聚
會以基固寵之地惟相國圖之時禍幼政出宰相故
宗源等獻書於宰相不見省尋拜大司憲乃上疏言
宦官李得芬但以先代微勞位至贊成招權納賄讒
毀朝臣中外臣庶莫不切齒幸賴睿斷遠竄于外然

其徒黨尚多濫受官爵虛費祿俸無補國家將來之禍實為可慮請依祖宗舊制擇聰敏者不過十人以備宮內使令餘悉罷黜又與掌令呂克禔尹就持平成石珣等上疏曰近年 明朝譴責我國所需金銀雖罄一國之力不足以充其費蓋緣奉使者不顧大體挾齎私物就彼興販以致中朝愈不直我而輒拒使者辱國莫甚焉宜將物貨差等定數不許於數外輒賚一疋布因擇遣廉公有威者境上搜檢犯者置之極刑家產沒入官其使副亦皆科罪從之崔瑩誅權臣貪汙者以宗源清謹擢門下贊成事兼讓朝封

興寧府院君仕 本朝判門下府事卒為人端慤風猷恬暢嘗構雙清亭喜接士禮款洽

輔字員之年十九登第選補春秋修撰忠穆元年中元朝制科授遼陽行省照磨省官重其才皆禮貌之為母老棄官東歸拜右代言轉典法判書恭愍立知其賢授密直提學提調銓選事當夜半王趣輔入將授人官既而取曆觀曰今日猖鬼也姑止輔即跪曰王者奉天時不在於此殿下欲行則行猖鬼何害王變色俄拜政堂文學輔感知遇知無不言王以謂闕於事情輔亦乞歸養出為東京留守六年卒年五十

六謚文敬輔性剛直廉潔喜讀漢史爲文章去華取實臨事務存大體未嘗依違顧望

王煦初姓名權載蒙古名脫歡政丞溥子也其兄準受知忠宣王問其兄弟聞載名則喜未及見授郎將俄遷三司判官王在元召之一見遂以爲子賜姓名王煦系屬籍王還國出入常同車由司僕副正轉司憲執義忠肅元年陞爲三重大匡雞林府院君稱王弟時年二十餘忠宣如元奏爲皇太子速古赤爵雞林郡公卽都下買田宅以賜七年宦者伯顏禿古思構忠宣流于吐蕃煦乞以身代帝聞而矜之禿古思

不能害煦從門客數人詣吐蕃道遇使者西去與語使者喜曰吾奉詔迎王有事于諸路公宜先行因給駙騎煦兼行至臨洮見王旣而使者至遂奉忠宣還京師及忠宣薨服衰麻奉柩東還旣葬每朔望私祭陵下至歿身忠肅留元審王內懷覬覦詭計百端左右多反覆煦獨以義自將終始無間言自忠宣薨垂二十年未有謚煦如元請謚并請忠肅謚柄國者莫爲助煦獨任其責所費無筭竟得請忠穆元年丁母憂起爲僉議右政丞溥尚無恙強之再三不獲已視事首以選法歸之典理軍簿舊制官吏祿薄賜京畿

田人若干訃謂之祿科權貴奪之幾盡領府尤受其
害煦下令復之由是爲權姦所忤而罷之金永煦代
之時人缺望明年溥卒踰月帝命煦脫衰入朝又明
年煦與左政丞金永昫奉帝旨來告王曰帝問先王
失德臣等奏先王初不若是爲小人道之耳其徒尚
在不去亦誤今王帝然之敕臣等曰汝其往治太妃
聞之泣下賜酒慰謝永昫傳帝密旨曰可復以王煦
爲政丞盧頊在側慙赧退而屬疾於是置整治都監
以煦及永昫贊成事安軸判密直金光輟爲判事鄭
珣金斗等爲屬官分遣量諸道田比員兼按廉科管楊

廣道利川縣吏嘗以公田賂政丞蔡河中理問尹繼
宗科截吏耳徇于道內牒報都監錄事安吉祥懷繼
宗舊恩不以告煦永昫怒批其頰鳴鼓黜之元遣使
賜煦永昫衣酒及鈔董其整治煦等以奇皇后族弟
奇三萬奪人田恣行不法杖之下巡軍獄死行省理
問所收都監官佐郎徐浩校勘田祿生訊問煦與永
昫呈書僉議府曰我等親奉帝命整治本國今行省
理問所以三萬之死歸咎都監囚浩祿生理問河有
源挾私枉問必欲誣服自今不可正治冀轉達中書
省旣而煦與永昫欲親奏帝如元理問所累遣人追

之悉囚都監官會帝遣中書省右司都事元理不花等賜衣酒于王及煦求眈至洞仙驛遇之乃還不花以帝命問整治幾何理問所乃釋浩等俄因浩誣服拘都監官吳璟陳永緒安克仁李元具全成安于獄元聞三萬死遣工部郎中阿魯刑部郎中王胡劉等來鞫復遣直省舍人僧家奴杖整治官白文寶等十數人惟煦安軸以帝命原之光輟元具以病免杖帝仍降璽書復置較治都監令煦判事時永眈執已見煦恥與校帝詰之事皆委煦尋領都僉議司事四年復為政丞京城大饑楊廣西海尤甚煦發廩賑濟所

活甚衆忠穆薨德寧公主命煦與府院君奇輟攝行征東省事煦等遣李齊賢如元上表請立嗣王忠定元年入賀聖節東還至昌義縣以疾卒年五十四為人簡嚴莊重魁顏脩幹望之毅然平生不妄言稍讀書通大義能言先賢事好接賓客雖下士必待之盡禮再為相以興利除害為心及卒盧頊憾整治時究治已事沮官葬又令沿路諸驛禁置柩正廳驛吏望柩號泣迎入祭之如父母恭愍元年贈諡錄其子孫諡正獻後享恭愍廟庭子重貴有宰相器度恭愍初為左副代言奇輟伏誅以輟壻流外後拜同知密直

司事忤辛昫見罷時元與本國豐饒者誣重貴等泄國陰事于元流之未幾召拜監察大夫十八年瑞原君盧言奉北元詔至黃州王遣大將軍宋光美執言鞠其由言誣服與重貴李壽林李明等謀行謀遂下重貴等獄殺之梟首于市人皆惜其無辜辛昫時贊成事池淵欲娶重貴妻奇氏數行媒不應一日淵率徒詣其弟婢僕走報曰願夫久避之奇曰我不可苟逃婢僕意其從之奇饗淵以酒淵自以事得諧遂欲入室奇拚齋胡批其頰曰宰相有如此強暴之行邪寧死從汝乎淵慙而退奇往告崔瑩曰淵以妾有華

屋欲有之暴辱於妾公以清直聞故來告耳乃移居國人義之子肅嚴道

金永昫上洛公方慶之孫判三司恂之子也永昫小字那海忠烈王末登第始除江陵府錄事曹頤之亂侍從有勞策勳爲一等賜推誠秉義翊贊功臣號封上洛府院君後忠惠被執于元宰相國老欲上書請赦王罪議不同永昫曰主辱臣死請之宜急語在金倫傳至忠穆朝爲左政丞與王煦等判整治都監事時以奇三萬之死行省理問所囚整治官徐浩田祿生等永昫告王曰殿下何譴責整治官王曰三萬奪

人田五結何至於死永昫曰三萬怙勢縱恣奚止奪
五結田王召理問河有源問之永昫曰我等親奉帝
命先治元惡浩祿生奚罪乃自繫行省獄王命出之
語在王昫傳四年卒

永昫永昫之弟也忠肅時累遷至三司右尹忠惠以
侍從功賜推誠保節同德翊贊功臣號除三司左使
忠惠被執于元侍從羣小百官皆走匿獨永昫衛王
中掣忠穆卽位拜贊成事提調政房尋拜右政丞恭
愍時入侍書筵請罷辨整都監王曰予欲聞嘉言設
書筵卿言實乖予心遂稱疾入內永昫初封福昌君

後封上洛侯十年卒年七十謚貞簡性嚴毅沈重親
姻故舊有匱乏者無不賙給其孫士安士衡年皆踰
冠或謂永昫曰盍爲求官對曰子弟果賢與國家自
用之苟不賢與雖得之可保乎聞者皆服子藏官至
密直副使

論曰忠肅忠惠之際國家多事其時諸臣曉逆順識
去就者不多見也唯閔宗儒等七臣之外又有韓渥
元忠安軸李齊賢及王昫金永昫永昫七臣而已昫
於濬王之變秉心不貳及拜相首以選法歸之二銓
可謂知宰相之體矣永昫力主呈書永昫衛王中掣

視乃祖忠烈抑無忝焉

崔澐 張沆 李晟

崔澐字彥明雞林人文昌侯致遠之後父伯倫擢魁科民部議郎澐幼穎悟九歲能詩既長登第補成均館選藝文春秋檢閱以事貶長沙監務忠肅八年應舉于元中制科授遼陽路蓋州判官還拜藝文應教累轉成均大司成澐才奇志高讀書爲文辭不資師友超然自得不惑異端而務合於古人至論異同苟得其正雖老師爲時所宗者且詰且折確持不變延祐科興聞詔乃曰可試所學東中制科壯元宋本稱

其才屢形於詩自是名益著異已者益排之澐放蕩敢言卒不大用然取友必端詩酒自娛嘗過東萊縣登海雲臺見合浦萬戶張瑄題詩松樹削去之瑄聞之怒令猛將追之澐潛踰竹嶺而免士林傳笑其恃才傲物類此平生不理產業自號拙翁後居城南獅子山下自著狷山隱者傳曰隱者名夏屆或稱下逮蒼槐其氏也世爲龍伯國人本非覆姓至隱者因夷音之緩併其名而易之隱者方孩提已似識天理及就學不滯於一隅纔得旨歸便無卒業其況而不究也稍長慨然有志於功名而世莫之許也性懶於伺

候善食酒數爵後喜說人善惡凡從耳而入者口不
解藏故不為人所愛重輒舉輒斥而去雖親友惜其
欲改或勸或責不能納中年頗自悔然人已待以非
可牢籠入彀而隱者亦不復有意於斯世矣嘗自言
吾所嘗往來者皆善人而其所不與者多欲得衆允
難矣此其所短乃其所以為長也晚從獅子岬寺僧
借田而耕自號狷山農隱銘座曰爾田爾園三寶重
恩取足奚自爾不可護隱者素不樂浮屠而卒為其
佃戶蓋訟夙志之爽以自戲云忠惠元年卒年五十
四所著拙藁二卷行于世

張沆為人廉正有文登第遷司憲大夫忠肅見譖留
元五年未歸沆奮義忘身侍從有勞以功賜鐵券授
軍簿判書忠惠時拜密直提學封永山君忠穆初除
政堂文學每進講常以敬寢園為戒嘗致書都堂曰
主上隆師向學樂聞善道而儉邪弄權欺天罔上使
刑政不平害及無辜致傷和氣天降旱災饑孺載路
不可忍視掩骼啜賑飢乏則和氣可通豐稔可致也
恭愍立以沆邃禮學命修正太廟禮樂器服及卒王
曰今宰相寧有盡心宗廟如張訥齋者乎謚文顯
李晟潭陽人弱冠登第調水原司錄秩滿挈家歸竹

溪村舍日以討墳典為事後薦補國子博士拜左司
補入直西省作詩見志藥石清風欺我老竹溪明月
誘吾情昨宵已決歸田計雪盡江南匹
馮翼日棄官歸一時名儒咸會餞之忠宣在燕邸聞
其名招授中書舍人轉拜執事又應教忠肅元年解官
南歸加民部典書致仕未幾卒年七十五為人質素
無華自少力學卷不釋手所至學者雲集時人謂之
五經笥

論曰三人者節槩風流俱可尚也已

趙廉 李伯謙 申君平

趙廉淳昌人忠肅朝登第又中元朝制科授遼陽路

摠管還拜典理佐郎論昭穆之制後授左司議大夫
時詔使入國誣王以不迎詔鞫兩府甚急兩府皆承
廉與右司議王伯上疏言君臣一體禍福共之且臣
為君隱猶子為父隱今兩府私軀命遺君父請論如
法辭甚剴切王覽其疏義之與伯同拜密直副使由
司議入樞府前所無有也

李伯謙平章事公升四世孫也忠烈朝登第累轉右
正言忠宣初授執義遷選部典書出牧濟海二州以
最聞忠肅五年濟賊魁使用金成等嘯聚兗徒脅星
主王子以叛欲討之而難其人賊黨咸曰若得李伯

謙宋英來撫吾豈敢叛乎乃遣伯謙及英招撫之未
幾賊平加同知密直司事卒年五十八

中君平平州人登第忠肅朝爲臺官時賂權貴得官
者幾百餘有崔琬者嘗匿父喪應舉得第君平皆不
署告身政丞姜融贊成蔡河中懷義君崔老星左代
言曹莘卿元尹申時用持平尹賢等姦佞用事君平
亦皆不署遂見忤罷朝野惜之翼日掌令朴元桂署
之人譏其怯後拜御史大夫卒

論曰三人者有言責官守皆可謂得之矣

李齊賢

李齊賢字仲思慶州人政丞瑱之子新羅始祖佐命
大臣謁平之後自少嶷然如成人既知爲文已有作
者氣忠烈二十七年年十五登科曰此小技耳討論
經籍淹貫精研瑱喜曰天其或者益大吾門乎俄選
入藝文春秋館延祐甲寅忠宣留元構萬卷堂姚燧
閻復元明善趙孟頫等諸學士咸遊王門齊賢周旋
其間學益進諸公稱歎不置丙辰奉使西蜀所至題
詠膾炙人口驟陞選部典書忠宣之降香江南也齊
賢與權漢功從之王每過樓臺佳致寄興遣懷曰此
間不可無李生也忠宣嘗問齊賢曰太祖時契丹遺

橐駝令繫橋下不與芻豆餓而死橐駝雖不產中國
中國亦未嘗不畜之國君有數十頭橐駝其弊不至
傷民却之則已何至餓而殺之齊賢對曰初業垂統
之主其見遠其慮深非後世所及也且宋太祖養猪
禁中仁宗令放之後得妖人顧無所取血知太祖慮
亦及此此亦未爲定論安知太祖養猪之意不有大
於取血者邪我太祖之所以爲此將以折戎人之譎
計邪抑亦防後世之侈心邪蓋必有微旨此在殿下
恭默而思之力行而體之爾又問我國古稱文物侷
於中華今其學者皆從釋子以習章句何邪齊賢對

曰昔太祖經綸草昧日不暇給首興學校作成人材
一幸西都遂命秀才廷鶚爲博士教授六部生徒賜
綵帛以勸廩祿以養可見用心之切矣光廟之後益
修文教內崇國學外列鄉校里庠黨序絃誦相聞所
謂文物侷於中華非過論也不幸毅王季年武人變
起玉石俱焚其脫身虎口者逃遯窮山蛻冠帶而蒙
伽梨以終餘年若神駿悟生之類是也其後國家稍
復文治雖有志學無所學皆從此徒而講習之學者
從釋子學其源如此今殿下廣學校謹庠序尊六藝
明五教以闡先王之教敢有背真儒從釋子哉忠宣

嘉納遷知密直司事賜功臣號又以燕吳侍從功奏
授高麗王府斷事後復如元柳清臣吳潛上書都省
請立省本國比內地齊賢爲上書都堂曰中庸曰凡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一也繼絕世舉廢國
理亂持危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說之者曰無後
者續已滅者封使上下相安大小相恤天下皆竭其
忠力以藩衛王室矣昔齊桓公遷邢而如歸封衛而
忘亾所以糾合一匡爲五霸首也霸者猶知務況居
域中之大以四海爲家者哉竊惟小邦始祖王氏開
國以來凡四百餘年臣服聖朝歲修職貢亦且百餘

年有德於民不爲不浚有功於朝廷不爲不厚故得
釐降公主世篤甥舅之好而不更舊俗以保其宗祧
社稷繫世皇詔旨是賴今聞朝廷擬於小邦立行省
此諸路若其果然小邦之功且不論其如世祖詔旨
何伏讀年前十一月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康
又以復中統至元之治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
之福也獨於小邦之事不體世祖詔旨可乎中庸之
書聖門所以垂訓後世非空言也觀其所言繼者吾
且治之廢者吾且興之亂者治之危者安之也今無
故將叢爾之國四百年業一朝廢絕之使社稷無主

宗祧之祀以理揣之必不應爾更念小邦地不過千里山林川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稅其地未周於漕運賦其民未支於俸祿於朝廷用度九牛之一毛耳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上國不同趨舍與中華絕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之心未可以家至戶諭而安之也又與倭賊濱海相望萬一聞之無乃以我為戒而自以得計邪伏望執事閣下追世祖念功之意記中庸訓世之言國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賦而為之藩籬以奉我無疆之休豈惟三韓之民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其宗桃杜稷之靈將感泣於冥冥之間矣

議遂寢忠宣被譖流吐蕃齊賢與崔誠之獻書元郎中曰竊伏海濱歆芳名高下風為日久矣思欲覩梧竹之標聞秋陽之論顧無紹价為之先容因循歲月願莫之遂今忽焉披露肝膽以效於前交淺言淺恐未足以感發尊聽然敝邑於足下為恭桑之地雖出幽遷喬泥蟠雲飛家中原仕上國墳墓親戚固在敝邑於僕等所欲言又焉得以無情哉今聖天子勵精圖治大丞相才略不世出言聽計從廟無遺筭有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其平必振拔而安措之然後已而足下以端慤雄深之質文之以禮樂詩書高冠

博帶優游東閣潤色伊周而彌縫房杜亦可謂得青
雲知己以行其道者矣竊惟敝邑事大以來百有餘
年歲修職貢未嘗少弛往者遼民遺種金山王子者
驅掠中原之民弄兵于海島朝廷遣哈真扎刺帥師
討罪天寒雪深甬道不繼軍不得前却幾爲兇徒所
笑我忠憲王命陪臣趙冲金就礪轉餉濟師掎角而
滅之兩國之帥相與約爲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
敝邑所以盡力於太祖皇帝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返
旆將繼大統時有介弟扇變于朔方諸侯憂疑道路
甚梗忠敬王以世子率羣臣拜迎梁楚之郊天下於

是觀遠人之悅服知天命之有歸是則敝邑所以盡
忠於世祖皇帝者也忠敬王襲爵東歸忠烈王復以
世子入侍輦轂世祖念其功嘉其義令尚公主以示
殊恩屢頒詔旨毋改舊俗四海之內稱爲美談我老
藩王卽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以至于
盛代歷事五朝旣親且舊但以功成不退變生所忽
毀形易服遠竄吐蕃之地去故國萬餘里顛崖絕險
十步九折層冰積雪四時一色嵐瘴薰蒸盜賊竊發
革船渡河牛箱野宿間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麩處
土屋辛苦萬狀不可殫記行路聞之尚爲之於邑况

策名委質者哉閭闔阻掛雲之叫廊廟絕蟠木之容
雖銜恤而憤泣大聲而疾呼孰聞而孰憐之邪此僕
所以當食忘味已卧復起遑遑栖栖淚盡而血繼者
也蓋柔遠敦族先王之政也以功覆過春秋之法也
足下何不從容爲丞相言之明往日之無他今日之
自父累世之忠勤不可負國人之思慕不可遏世祖
肺腑之屬又不可以不錄於以入奏冕旒導需金雞
之澤賜環而東復見天日使聖天子之世無向隅而
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美益著於遐邇而不忘本之
義善救物之仁天下皆稱頌於足下豈惟敝邑君臣

銘肌鏤骨圖報萬一而已哉又上書丞相拜住曰孟
子曰禹稷思天下有溺者如已溺之思天下有飢者
如已飢之也天下之溺與飢者非禹手擠之而稷遏
其哺也何其心斷然自以爲責而不辭歟恭惟丞相
執事光輔聖天子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王
燭清明年穀屢登戴白之叟以爲復覩中統至元之
治人之生於此時亦可謂幸矣如此而有一人焉困
窮之勢甚於飢溺執事其何以處之往歲我老藩王
遭天震怒措躬無所執事哀而憐之生死骨肉於雷
霆之下得從輕典流宥遠方再造之恩有踰父母然

其地甚遠且僻語音不通風氣絕異盜賊之不虞飢
渴之相逼支體羸瘠頭髮盡白辛苦之態言之可謂
流涕語其親則世祖之親甥也語其功則先帝之功
臣也又其祖考爰自聖武龍興之際慕義先服世著
勤王之效傳所謂猶將十世宥之者也竄謫以來已
及四年革心悔過亦已多矣伏惟執事既嘗力救於
始無忘終惠於後申奏黜聰導宣睿渥俾還本國以
終天年其爲感幸豈止陷濤瀨者履坦途轉溝壑者
飫美食而已哉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爲之日延月引
而爲賢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獨

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爲德不竟竊爲執事惜之既
而帝命量移忠宣于朶思麻之地從拜住所奏也齊
賢往謁忠宣驅吟道中忠憤藹然加密直司使賜功
臣號轉政堂文學又封金海君忠肅薨曹頤構亂忠
惠擊殺之其黨在都者甚衆必欲抵王罪元遣使召
王人心疑懼禍且不測齊賢奮不顧曰吾知吾君子
而已從之如京師事得辨祈功在第一賜鐵券既還
羣小益煽齊賢屏迹不出著櫟翁裨說忠惠被執于
元宰相國老會旻天寺議上書請赦王罪齊賢草其
書曰高麗國老老衆官謹齋沐上書于征東省諸公

執事朝廷使臣朶赤等欽奉郊天大赦德音前來王
京我寶塔實憐王引僚吏備儀仗出延城外入于本
省聽詔訖使臣等就執王上馬回去事出倉卒凡在
陪臣措躬無所尚復奚言然念王年少不更事直情
徑行所以致此原其本意蓋亦無他天日照臨胡可
誣也又念小邦始祖王氏開國海隅四百二十六年
子孫相繼二十八世歷宋遼金通使往來羈縻而已
及我太祖聖武皇帝龍興之際有金山王子者驅掠
中原之民圖復亡遼之業勢窮東走陸梁島嶼太祖
命哈真扎刺兩府帥討罪天寒雪深餉道不繼我忠

憲王遣趙冲金就礪等助兵與糧一舉破賊於是兩
國同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因分所虜生口爲信今
小邦契丹場是也世祖文武皇帝觀兵襄陽阿里孛
哥扇變漠北諸侯虞疑各懷去就我忠敬王時爲世
子蒙犯霜露直至汴梁以迎于道世祖望見驚喜曰
高麗荒遠之邦今我北歸繼大統彼世子自來歸我
天贊我也忠敬王旣當國陪臣林惟茂父子不喜內
屬擅廢立阻兵江華世子忠烈王奔告朝廷世祖赫
怒詔王復位乘駟入覲王及世子引兵東還擒戮逆
黨去水而陸一心共職忠烈王之世世祖兩征日本

王遣金方慶等修其戰艦每為先鋒乃顏之黨哈丹
攻陷水達達女真之地侵及我疆欲抗天威王出兵
逆擊之隻輪無返者大德末益知禮不花王左右仁
宗皇帝定亂清宮奉迎武宗皇帝為一等功臣是則
王氏忠於朝廷也久矣又念世祖皇帝釐降忽篤恟
迷思公主是生益知禮不花王益知禮不花生阿納
忒室利王阿納忒室利生寶塔實里王雖疎且遠其
於世祖實有肺腑之親焉又念皇后奇氏生自小邦
上配至尊誕毓元良為天下所慶賴朝廷之視小邦
不應與諸蕃同焉又念小邦與日本隔海為隣我之

蒙福彼則愧其歸化之遲我之獲戾彼則甘其執迷
之陋勢之必然者也昔周執衛侯衍而卒令復位漢
徵梁王武而亦使歸梁有以見王者之大度也況我
朝廷自列聖以來好生之德萬萬過於周漢而今則
親享南郊尊祖配天大禮既成德音廣布外薄四海
蹈舞歡呼苟有一物不被其仁澤者所宜痛心欽惟
聖天子以宥過無大之仁倘回一念使我寶塔實里
王免罹罪罟游泳恩波且使王氏君臣社稷不替其
名衣冠風俗並仍其制山海愚民獲安舊業則太祖
世祖勤恤小邦之意豈不益明世祖釐降公主生子

若孫以繫遠方之心其規模豈不益遠皇后誕毓元
良天下之慶賴豈不益偉小邦勤王敵愾之志豈不
益堅日本未服之民革其執迷樂於歸化其意豈不
益篤四百二十六年二十八世血食之鬼豈不益感
朝廷宥過無大奸生之德豈不益播於天下後世哉
伏惟執事俯察芻言達于天聰後欲署名呈省國老
多不至事竟未就忠穆襲位進判三司事封府院君
上書都堂曰今我國王殿下以古者元子入學之年
承天子明命紹祖宗重業而當前王顛覆之後可不
小心翼翼以敬以慎敬慎之實莫如修德修德之要

莫如嚮學今祭酒田淑蒙已名爲師更擇賢儒二人
與淑蒙講孝經論孟中庸大學以習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之道而選衣冠子弟正直謹厚好學愛禮者十
輩爲侍學左右輔導習與性成德造無覺此當務之
莫急者也君臣義同一體元首股肱不親附可乎今
宰相非宴會不相接非特召不得進此何理乎當請
日坐便殿每與宰相論議政事或可分日進對雖無
事不廢此禮不然則大臣日踈宦寺日親生民休戚
宗社安危恐莫得以上聞也政房之名始權臣之世
非古制也當革政房歸之典理軍簿置考功司標其

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十二月受都目考政案用
以黜陟求為恒規可以絕請謁之徒杜僥倖之門今
若因循不復古制深恐將來梁將祖倫朴仁壽高謙
之輩逢起而黑冊之誦不可遏也鷹坊內乘毒民尤
甚者前已下令革罷後復遷延中外失望至使龍普
馳出見責可不愧于心乎德寧寶鼎等庫凡非古制
者一切釐革庶永不負聖旨勤恤之意刺史守令得
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遭其害官高而降
授偃肆不遵法年邁而求得昏懦不任事或以請謁
起壠訃垂金魚者又不足言也請如古制朝士之未

參者必經監務縣令至于四品例為牧守而監察使
按廉使必行褻貶為之賞罰所謂官高者年邁者用
請謁起壠訃者如不得已寧授京官勿與親民之任
行之二十年流亾不復貢賦不足未之有也金銀錦
繡不產我國前輩公卿被服只用素段子若紬布器
皿只用鋤銅甕瓦德陵作一衣問直則重輟而不為
毅陵嘗責前王感金之衣插羽之笠非吾祖舊法有
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稷徒以儉德也近來風
俗窮極奢侈生民困而國用匱職此而已請宰相今
後不以錦繡為服金玉為器又不使袷服乘馬者擁

其後各務儉約諷上而化下風俗可以歸厚也前者
迫徵暴斂之布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寅緣為姦
細民未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充來歲雜貢令其
得免先納借貸之弊行省既有文移當早施行三食
邑既立後百僚俸祿不備夫以一國之主取羣臣養
廉之資以實私藏豈不貽譏後世請聞諸兩宮罷食
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祿京畿土田除祖業口分餘
皆折給為科田行近五十年邇者權豪之門奪占略
盡中間屢議釐革輒以危言脅欺上聽卒不能行此
大臣不固執之所致也果能釐革悅者甚眾不悅者

權豪數十輩而已何憚而不果為哉州郡貢賦之逋
欠者有司百計迫徵十分莫得其一祇是斂怨而已
望下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貢賦一切蠲免前此
數年窮民有因暴斂典賣男女請令諸道存撫安撫
使出榜許其來京自告因以官財量給贖還其買者
亦令自首若不自首後有告者不與直勒還父母甚
者治罪後與安軸李穀安震李仁復增修閔漬所撰
編年綱目修忠烈忠宣忠肅三朝實錄恭愍卽位未
至國命齊賢攝政承權斷征東省事尋拜都僉議政
丞齊賢下理問裴佺及朴守明于行省獄流直城君

盧英瑞于可德烏贊成事尹時遇于角山貶贊成事
鄭天起為濟州牧使知都僉議韓大淳為機張監務
時王在元國空虛齊賢措置得宜人賴以安嘗於拜
表陞上行禮儀衛與王無異人譏之趙日新挾負
綫之功暴橫驕恣以齊賢居右深忌之齊賢固辭不
允又因墮馬傷足上箋辭王不允加功臣號齊賢又
上三箋牢讓不已遂致仕日新聚羣不逞夜入宮害
所忌縱兵誅殺齊賢以辭位得免日新伏誅起齊賢
為丞相封雞林府院君敕兩制賦詩以賀奇轍等伏
誅王以轍衣服綵帛賜官寺及兩府齊賢辭以無功

不受上箋請老仍致仕撰國史於其第史官及三館
皆會焉王嘗命齊賢議定昭穆之次語在禮志王又
以修築京城訪大臣耆老齊賢上言曰三代而上不
可知三代而下立都而無城郭未之聞也我太祖東
征西討削平僭亂統三為一之後七年而薨用瘡痍
之民起土木之役所不忍也故不城松京非不為也
勢不可也其後因循至於顯王之初契丹躡蹠京邑
燒毀宮室王蒼黃南狩當初若有城郭之固契丹未
必躡蹠燒毀若是其甚且易也顯王二十年始命王
可道築開京城郭後金山王子引兵而來西海道忠

清道沙平津北無處不至不得入京都餘古車羅大屯兵黃橋又不能入京都以有城郭也城郭之當修無知愚皆知之矣若修之則農時不可奪餼糧之資板築之材不可不備起役之後大衆一聚宮城及城門必令守備可也紅巾之亂王南幸齊賢謁于尚州曰若初設險守隘制勝可必恨不早圖也賊若野戰則我軍必敗但因雨雪乘賊不虞故勝之此賴宗社山川之祐也十六年卒年八十一謚文忠天資厚重輔以學問其發於議論措諸事業者俱可觀初齊賢讀史至則天紀曰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朱

子綱目自驗其學之正人有片善稱譽惟恐不聞先輩遺事雖細以爲難及平生未嘗疾言遽色晚年間居對客置酒商確古今疊疊不倦崔灑嘗嘆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對吾於益齋見之矣齊賢務遵古法不喜更張曰吾志豈不如古但才不及耳恭愍之寵幸也齊賢白王曰吾嘗一見眈其骨法類古之凶人必貽後患眈浚衛毀之百端以其老不得加害乃謂王曰儒者稱座主門生布列中外互相干請恣其所欲如李齊賢門生門下見門生遂爲滿國之盜儒者之爲害如此及眈之敗王曰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

已自少儕輩不敢斥名必稱益齋及爲宰相人無貴
賤皆稱益齋其見重於世如此然不樂性理之學無
定力空談孔孟心術不端作事未甚合理爲識者所
短後配享恭愍廟所著亂藁十卷行於世齊賢嘗病
國史不備與白文寶李達忠作紀年傳志齊賢起太
祖至肅宗文寶達忠撰睿宗以下文寶僅草睿仁二
朝達忠未就藁南遷時皆散逸唯齊賢太祖紀在三
子瑞種達尊彰路瑞種子寶林

論曰李穡序齊賢之文曰公入中國從姚燧張養浩
遊視易聽新摩勵變化其學造乎正大高明之域斂

而東歸相五朝四爲冢宰東民則幸矣其如斯文何
然東方之士去其靡陋而稍爾雅公化之也如叔向
子產道雖不行於天下化各被於其國尚奚憾哉今
因穡之言而觀其請還忠宣忠惠諸書文辭有法度
其志悲而其氣不懼有可以感回大邦之聽者信哉
其昌于詞也史譏齊賢處心不端抑其平生行事今
可得以考驗史指何事而云爾邪嗚呼惡足以掩其
鴻美也哉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一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